文心雕龍疏證(二)

車　柱　環
서울大學校文理科大學 副敎授(中國文學)

目　次

原道 第一(前號)
徵聖 第二(〃)
宗經 第三(〃)
正緯 第四(前號)
辯騷 第五
明詩 第六

辨騷第五

△"辨"一作"辯"。案辨、辯，古通。惟唐寫本作"辨"，是舊本。

○荀子富國篇:"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。"楊注云"辨，明察也。"騷，離騷也。紀昀評云"離騷，乃楚辭之一篇。統名楚辭爲騷，相沿之誤也。"李詳云"周中孚鄭堂札記云'史記太史公自序:「屈原放逐，著離騷。」又云「作辭以諷諫，連類以爭義，離騷有之。」漢書遷傳:「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。」皆舉首篇，以統其全書。'據此，彥和亦統全書而言，紀氏殆未審也。"環案以騷統名楚辭之例則古已有之。惟此篇以辨騷名篇，所論殆以離騷爲主，其論九歌等諸篇，蓋連類及之者，不可遽謂總逕以騷爲楚辭之概稱。辨騷，謂明察離騷與其同系作品所占文學演變上之地位也。

▽環案此篇先言離騷爲詩經以後最初之傑作，繼而討覈諸家之離騷說，末論楚辭之文學與其遺留於後世之影響。本書序志篇云"蓋文心之作也，本乎道，師乎聖，體乎經，酌乎緯，變乎騷。文之樞紐，亦云極矣。"總辨離騷，以爲文之樞紐，則特設此篇，自有微意在。▽劉永濟云"辨騷者，騷辭接軌風雅，追跡經傳，則亦師聖宗經之文也。然而後世浮詭之作，常託依之矣。浮詭足以違道，故必嚴辨其同異。同異辨，則屈賦之長，與後文家之短，不難自明。然則此篇之作，實有正本清源之功。其於翼聖宗經之旨，仍成一貫，而與明詩以下各篇，立意迥別。"▽黃侃云"彥和論

文，別騷於賦，蓋欲以尊屈子，使離騷上繼詩經，非謂騷賦有二。觀詮賦篇云'靈均唱騷，始廣聲貌。'是仍以離騷爲賦矣。" 環案詮賦篇云"賦也者，受命於詩人，拓宇於楚辭也。" 據此可知勰初不以騷、賦同視爲一。勰之分設辨騷、詮賦二篇，蓋由離騷系之作品與漢賦系之作品，各成系統，而體裁亦異，不可相提並論故也。▽范文瀾云"以其(環案指楚辭。)影響甚大，故彥和於詮賦篇外別論之。" 環案時序篇云"爰自漢室，迄於成、哀，雖世漸百齡，辭人九變，而大抵所歸，祖述楚辭，靈均餘影，於是乎在。" 惟騷系文學之影響所及，不限于賦。明詩篇云"逮楚國諷怨，則離騷爲刺。" 若據此謂騷、詩非二，亦非正論矣。▽劉永濟云"舍人論文，每反復於奇眞華實之間。奇華者，采之外彰者也。眞實者，道之內蘊者也。屈子取鎔經旨，故不失其眞，不墜其實。屈賦自鑄偉詞，故可酌其奇，可翫其華。" 又云"辨騷一篇，列之總論之末，不與漢賦同倫。" ▽葉長慶云"序志篇云'位理定名'彰乎大易之數。其爲文用，四十九篇而已。'今全書十卷，卷各五篇，亦取五位相得之義。"

自風雅寢聲，莫或抽緒。奇文鬱起，其離騷哉。

○毛詩大序云"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" 風雅，風詩與雅詩也，並爲古代人民與士人之創作。李直方云"風雅既括於六義，後人因以風雅統稱詩三百篇也。" 環案頌，相傳爲宗廟祀歌，並無風雅創作之義。此云風雅，未必兼頌。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"無席則寢其趾"注云"寢，猶止也。"(環案"寢"本或作"寢"，俗。)風雅寢聲，謂風雅之作止息也。○或，乃泛指他人之稱。莫或，猶言無人也。說文云"擂，引也。"(環案匡謬正俗一云"擂，卽古文抽字。") 詩商頌閟宮"纘禹之緒"鄭箋云"緒，業也。" 莫或抽緒，謂無人繼承其事業，言無人承風雅之佳作也。楊雄太玄經玄瑩云"群倫抽緒。" ○淮南子主術篇"珍怪奇物"高注云"非常爲奇。" 陶潛移居詩云"奇文共欣賞。" 爾雅釋言郭注云"鬱，盛氣也。" ○史記屈原傳云"屈平疾王

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”索隱引應劭云“離，遭也。騷，憂也。”漢書賈誼傳云“屈原，楚賢臣也，被讒放逐，作離騷賦。”顏注云“離，遭也。憂動曰騷。遭憂而作此辭。”班固離騷贊序云“離騷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初事懷王，甚見信任。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，讒之王。王怒而疎屈原。屈原以忠信見疑，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離，猶遭也。騷，憂也。明己遭憂作辭也。”王逸離騷經章句題辭云“離騷經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與楚國同姓，仕於懷王，爲三閭大夫。三閭之職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。屈原序其譜屬，率其賢良，以厲國士。入則與王圖議政事，決定嫌疑，出則監察羣下，應對諸侯，謀行職修，王甚珍之。同列大夫上官靳尙，妒害其能，共譖毀之，王乃疏屈原。(環案疏一作逐。)屈原執履忠貞，而被讒袤(環案袤一作邪。)憂心煩亂，不知所愬，乃作離騷經。離，別也；騷，愁也；經，徑也，言己放逐離別，中心愁思，猶依道徑(環案依道徑一作陳直徑，又作陳聖徑。)以諷諫君也。”洪興祖補注云“古人引離騷，未有言經者。蓋後世之士，祖述其詞，尊之爲經耳，非屈原意也。逸說非是。”范文瀾云“國語楚語上：‘伍擧曰，德義不行，則邇者騷離，而遠者距違。’韋昭注曰：‘騷，愁也；離，叛也。’困學紀聞卷六：‘伍擧所謂騷離，屈平所謂離騷，皆楚言也。揚雄爲畔牢愁，與楚語注合。’趙令畤侯鯖錄：‘愁，憂也。集韻揚雄有畔牢愁，音曹。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，當用此愁字，卽憂也。’離騷，卽伍擧所謂騷離，揚雄所謂牢愁，均卽常語所謂牢騷耳，二字相接，自成一詞，無待分訓也。”環案離騷二字之訓義，諸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惟詳審離騷與九章，遷、固之釋義，蓋得其正訓也。離騷云“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脩吾初服。”九章惜誦云“紛逢尤以離謗兮，謇不可釋。”又云”終危獨以離異兮，曰君可思而不可恃。”思美人云“獨歷年而離愍兮，羌馮心猶未化。”離尤，離謗，離異，離愍，皆與離騷義近，正可證成遷、固之說。

▽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云“至于戰國，王道陵遲，風雅寢頓。於是賢人失志，辭賦作焉。是以孫卿、屈原之屬，遺文炳然，辭義可觀。”▽黃侃云“班固曰：‘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’自變風終陳夏，而六詩不見采於國史。然歌詠胸懷，本于民性，聲詩之作，未遽廢頹。尋檢左氏內外傳文，所載當世謳謠，不一而足：若南蒯之歌，（昭公十二年。）萊人之歌，（哀公五年。）齊人之歌，（哀公二十一年。）申叔儀之歌，（哀公十三年。）以及魯人之譏臧孫，鄭人之誦子產，其結言位句，與三百篇固已小殊，而大體無別。是知詩句有時而變通，詩體相承而無革。降及戰代，楚國多材，屈子誕生於舊郢，孫卿退老於蘭陵，（史記正義：‘蘭陵縣屬東海郡。’案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。）並爲辭人之宗，開賦體之首。觀孫卿所作賦及佹詩，是四言爲多，而成相之辭，則句度長短儳互。屈子天問、大招及九章諸亂辭，亦盡四言，惟離騷、遠遊之類，織以長句，而間以語詞，後世遂以此體爲楚辭所獨具。檢國語載晉惠公改葬共世子，臭達於外，國人誦之曰：‘貞之無報也，孰是人斯，而有是臭也。貞爲不聽，信爲不誠，國斯無刑，媮居倖生。不更厥貞，大命其傾。威兮懷兮，各聚爾有，以待所歸兮。猗兮違兮，心之哀兮。歲之二七，其靡有徵兮。若狄公子，吾是之依兮。鎮撫國家，爲王妃兮。’此先於屈子二百餘年，而其句度已長於舊式。史記載優孟歌孫叔敖事，亦先於屈子，又南土之舊音也。然則屈子之作，其意等於風雅，（史記：‘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。’）而其體沿自歌謠。自承宣尼刪訂之緒餘，而下作宋、賈、馬、揚之巨矱。論其大名，則併之於詩，察其分流，則別稱爲賦。班固之論，可謂深察名號，推見原流者已。”

固已軒翥詩人之後，奮飛辭家之前。豈去聖之未遠，而楚人之多才乎。

○固，本然之詞也。楚辭遠遊“鸞鳥軒翥而翔飛”王注云“鵠鵬玄鶴，奮翼舞也。”洪注引方言云“翥，擧也。楚謂之翥。”環案軒翥，謂高擧也。王逸離騷經章句叙云“屈原履忠被譖，憂悲愁思，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

騷。”環案詩人，指三百篇作者。○說文云“奮，翬也，从奞在田上。詩曰，不能奮飛。”段注云“羽部曰‘翬，大飛也。’雉、雞、羊絕有力，皆曰奮。”環案段所學詩，邶風柏舟文，毛傳云“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。”此云奮飛，猶奮發也。辭家，辭賦家也。本書多用辭人二字。辭家二字，僅見於此。竊疑辭人與辭家，稍有區別。○豈，猶其也，有或字之義。(參看經傳釋詞五，古書虛字集釋五。)李直方云“聖亦指三百篇作者。史記太史公自序：‘詩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。”環案李說未愜。聖，蓋指孔子。原道篇云“至夫子繼聖，獨秀前哲，鎔鈞六經。”此云去聖之未遠，意謂離騷之作，得師聖宗經，能高擧于詩後，奮發于辭前也。孟子盡心下云“由孔子而來，至於今百有餘歲，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;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”○原道篇云“公旦多材,”卽多才也。惟此云多材，猶云多有才之人也。李直方云“左傳襄二十六年：‘惟楚有才，晉實用之。’按國語楚語下：‘楚之所寶者，能作訓辭，以行事於諸侯…能道訓典以叙百物，又能上下說于鬼神，順道其欲惡…’大學引楚書：‘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’皆言楚人之才也。惟於此則指其文才。觀屈子之賦，漢志列二十五篇，其才華固遠邁前賢；至若宋玉、景差、唐勒之徒，亦有佳作。楚人之文才，殆受山川之陶冶甚深。漢書地理志云:‘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，江南地廣，或火耕水耨，民食魚稻，以漁獵山伐爲業，果蓏蠃蛤食物常足…江陵故郢都，西通巫巴，東有雲夢之饒，亦一都會也。’蓋地靈然後人傑也。劉向說苑載子文歌、楚人歌、楚譯越人歌等，皆現存楚國文學之鱗爪；而據史記，又知老子爲楚苦縣人。於此，亦足以見楚人之多才也。”

昔漢武愛騷，而淮南作傳，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；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。蟬蛻穢濁之中，浮游塵埃之外。瞭然涅而不緇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△黃叔琳校云“誹，元作謗，許改。”環案許改是也。唐寫本正作“誹”。

史記屈原傳亦作“誹”。△唐寫本“謂”下誤挹“兼之”二字。

○漢書淮南王傳云“時武帝方好藝文。以安屬爲諸父，辯博善爲文辭，甚尊重之。”又云“初安入朝，獻所作內篇新出，上愛秘之，使爲離騷傳。旦受詔，日食時上。”顏注云“傳，謂解說之，若毛詩傳。”馬瑞辰云“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，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，此詁訓與傳之別也。”（見毛詩傳箋通釋毛詩詁訓傳名義考。）王念孫云“傳當作傅，傅與賦，古字通。使爲離騷傅者，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。”（見讀書雜志漢書離騷條。）楊樹達云“顏、王說並非也。古人所謂傳者，有二體。解釋文字名物若毛公之於詩，此一體也。其他一體，則但記述作意，而不必解釋文字名物。”(見讀漢書札記四。）范文瀾云“班固離騷序謂安說五子爲伍子胥，似亦作傳，而非作賦。本書神思篇云“淮南崇朝而賦騷，’彥和不應先後矛盾。疑淮南實爲離騷作傳，略舉其訓詁，而國風好色而不淫云云，是安所傳之叙文。班固謂淮南王安叙離騷傳，是其證。東京以來，漢書傳本有作傳者，有作傅者，彥和兩採而用之耳。”環案淮南王安作離騷傳，蓋如顏注所云，若毛詩傳之解說，有訓詁，有叙文，范說得之。漢書王褒傳:“作頌又作傳”顏注云“解釋頌歌之義，及作者之意。”今傳漢書淮南王安傳與班固離騷序，並作“離騷傳”，是也。其作“傅”者，蓋形近之誤耳。惟范以爲彥和兩採而用之，未愜。神思篇所云“淮南崇朝而賦騷”者，釋名釋典藝云“敷布其義謂之賦，”意謂淮南終朝而解說離騷，亦卽云其作離騷傳甚速也。勰非據作傅之本而云賦騷矣。高誘淮南鴻烈解叙云“初安爲辨達，善屬文，皇帝爲從父，數上書召見。孝文(環案“文”當作“武”，蓋涉上文“文”字而誤。)皇帝甚重之，詔使爲離騷賦。”本傳離騷賦作離騷傳，傳、賦互用，明其義相近，似可爲環說之證。○黃侃云“國風好色而不淫已下，至與日月爭光可也數語，今見史記屈原傳。知史公傳，卽取離騷傳序之文。”環案史記屈原傳，自“懷王使屈平（案“平”今本作“原”，據治要改。）造爲憲令”至“王之不明豈

足福哉”一節，皆稱屈平，與上下文稱屈原異，竊疑此節全用淮南王離騷傳敘文。說文云“好，愛而不釋也。”孟子盡心上“形色天性也”趙注云“色，謂婦人妖麗之容。”論語衛靈公篇云“子曰：已矣乎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淫，過也。不淫，猶云不過度也。論語八佾篇云“關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”○莊子刻意篇“高論怨誹”釋文引李注云“非世無道，怨己不遇也。”呂氏春秋孟春紀“無亂人之紀”高注云“人反德爲亂。”○史記屈原傳正義云“蛻，去皮也。”文選班固東都賦“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”李注引字書云“穢，不潔清也。”環案穢濁，複語，亦不潔清也。○史記屈原傳集解引徐廣云“皭，疎靜之貌。”案廣雅釋器云“皭，白也。”皭然，潔白貌。同索隱云“泥，音涅；滓，音緇。”漢書敘傳下第四十二條“涅而不緇”顏注云“論語（陽貨篇）稱‘孔子曰：不曰白乎涅而不緇。’涅，汙泥也，可以染皂。緇，黑色也。言天性潔白者，雖處汙涅之中，其色不變也。”史記屈原傳正義云“屈平之仕濁世，去其汙垢，在塵埃之外，推此志意，雖與日月爭其光明，斯亦可矣。”環案此引離騷傳，蓋贊離騷之文，表揚屈平其人，抑其次也。班固離騷序云“淮南王安敘離騷傳，以‘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。蟬蛻濁穢之中，浮遊塵埃之外，皭然泥而不滓。（案一作“涅而不緇”。）推此志，與日月爭光可也。”案魏所引離騷傳文，即直本於班序，而稍參照於史記屈原傳。

班固以爲露才揚己，忿懟沉江；羿、澆二姚，與左氏不合；崑崙、懸圃，非經義所載。然其文辭麗雅，爲詞賦之宗；雖非明哲，可謂妙才。

△黃叔琳校云“懸，一作玄。”環案懸、玄古多通用。△唐寫本“文”下無“辭”字。案唐寫本是也。班序云“然其文弘博麗雅，”亦無“辭”字。“文”下有“辭”字，蓋聯想習用語，或涉下文“詞賦”字而衍。○楚辭九章懷沙“懲違改忿兮”王注云“忿，恨也。”說文云“懟，怨也。”忿懟，猶怨恨也。○離騷“羿淫遊以佚畋兮，又好射夫封狐”王注云

"羿，諸侯也。畋，獵也。封狐，大狐也。言羿爲諸侯，荒淫遊戲，以佚畋獵，射殺大狐，犯天之孽，以亡其國也。"又"澆身被服強圉兮，縱欲而不忍"王注云"澆，寒浞子也。強圉，多力也。縱，放也。言浞取羿妻而生澆，彊梁多力，縱放其情，不忍其慾，以殺夏后相也。"又"及少康之未家兮，留有虞之二姚"王注云"少康，夏后相之子也。有虞，國名，姚姓，舜後也。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，少康逃奔有虞。虞因妻以二女，而邑綸，有田一成，有衆一旅，能布其德，以收夏衆，遂誅滅澆，復禹之舊績。"○王應麟云"劉勰辨騷：'班固以爲羿、澆、二姚，與左氏不合。洪慶善：'離騷羿澆等事，正與左氏合，孟堅所云，謂劉安說耳。'"（見困學紀聞六。）黃侃云"班孟堅序譏淮南王安作傳，說羿、澆、少康、二姚、有娀、佚女，皆各以所識，有所增損，非譏屈子用事與左氏不合。彥和此語，蓋有誤。"環案左氏與下文經義對言，則左氏似泛指正史，"與左氏不合"，似概括班固"未得其正"一語。○離騷"遵吾道夫崑崙兮，路脩遠以周流"王注引河圖括地象云"崑崙在西北，高萬一千里，上有瓊玉之樹也。"又"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"王注云"縣圃，神山，在崑崙之上。"○妙才，猶云美善之文才也。

▽環案此段亦班序之節錄。班序云"今若屈原，露才揚己，競乎危國羣小之間，以離讒賊。然責數懷王，怨惡椒蘭，愁神苦思，強非其人。忿懟不容，沈江而死。亦貶累狂狷景行之士。"又云"及至羿、澆、少康、二姚、有娀，佚女，皆各以所識，有所增損。然未得其正也。"又云"多稱昆侖（環案范文瀾云"昆侖下，疑脫懸圃二字。"），冥婚宓妃虛無之語，皆非法度之政，經義所載。謂之兼詩風雅，而與日月爭光，過矣。然其文弘博麗雅，爲辭賦宗。"又云"雖非明智之器，可謂妙才者也。"

王逸以爲詩人提耳，屈原婉順；離騷之文，依經立義。駟虬乘翳，則時乘六龍；崑崙、流沙，則禹貢敷土；名儒辭賦，莫不擬其儀表；所謂金相玉質，百世無匹者也。

△唐寫本“駟”作“駟”，與離騷合，當從之。△鈴木虎雄云“洪本翳作鷖，可從。諸本皆誤。”環案鷖、翳並諧殹聲，古字通用。離騷王校云“鷖一作翳。”詩大雅鳧鷖序，釋文“鷖”作“翳”，並同此例。△楚辭洪興祖補注本引“玉質”作“玉振”。環案此文乃節用王逸離騷經序，彼文既作“玉質”，則此亦宜作“玉質”。作“玉振”者，蓋聯想孟子萬章下語而誤。

○後漢書王逸傳云“王逸，字叔師，南郡宜城人也。元初中舉上計吏，爲校書郎，順帝時爲侍中。著楚辭章句行於世。其誅賦書論及雜文，凡二十一篇，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。”詩大雅抑云“於呼小子，未知臧否。匪手攜之，言示之事。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”鄭箋云“臧，善也。於乎，傷王不知善否。我非但以手攜掣之，親示以其事之是非；我非但對面語之，親提撕其耳。此言以教道之，孰不可啓覺。”婉順，謂無過激之語也。○離騷“駟玉虬以乘鷖兮”王注云“有角曰虬。鷖，鳳皇別名也。山海經云‘鷖，身有五采而文如鳳，鳳類也。’以爲車飾。虬一作虯，乘一作乘，鷖一作翳。”易乾文言云“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”○離騷“忽吾行此流沙兮”王注云“流沙，沙流如水也。尚書（環案禹貢，）曰‘餘波入于流沙。’”禹貢“禹敷土”僞孔傳云“禹布治九州之土。”○管子禁藏篇“法者天下之儀也”尹注云“儀，謂表也。”儀表，猶云法則也。史記太史公自序云“人主，天下之儀表也。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隨。”○詩大雅樸棫“追琢其章，金玉其相。”毛傳云“相，質也。”環案金相玉質，相、質互文，金玉其質也。九章懷沙“懷質抱情獨無匹兮”王注云“匹，雙也。”

▽環案此段，乃王逸離騷經叙末段之節錄。王叙云“詩人怨主刺上曰：‘嗚呼小子，未知臧否；’‘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’風諫之語，於斯爲切。然仲尼論之，以爲大雅。引此比彼，屈原之詞，優游婉順，寧以其君不智之故，欲提攜其耳乎。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，怨刺其上，強非其人，殆失

厥中矣。夫離騷之文，依託五經以立義焉。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，時惟姜嫄也。綴秋蘭以爲佩，則將翺將翔，佩玉瓊琚也。夕攬洲之宿莽，則易潛龍勿用也。駟玉虬而乘鷖，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。就重華而陳詞，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。登崑崙而涉流沙，則禹貢之敷土也。故智彌盛者，其言博；才益多者，其識遠。屈原之詞，誠博遠矣。自終沒以來，名儒博達之士，著造詞賦，莫不擬則其儀表，祖式其模範，取其要妙，竊其華藻。所謂金相玉質，百世無匹，名垂罔極，永不刊滅者矣。”劉勰本篇之說，大都本於王逸。

及漢宣嗟歎，以爲皆合經術；揚雄諷味，亦言體同詩雅。四家舉以方經，而孟堅謂不合傳。褒貶任聲，抑揚過實，可謂鑒而弗精，翫而未覈者也。

△唐寫本“經術”作“經傳”。案作“經術”義長。作“傳”，蓋涉下文而誤。△汪本等“揚”作“楊”。環案作“楊”是本字。△唐寫本“諷”作“談”，蓋由偏旁同而誤。△王利器校云“古論大觀‘味’作‘咏’。”戶田浩曉校云“鍾本味作詠。”環案當以作“味”爲是。諷味，猶云諷咏而吟味之也。世說賞譽篇云“諷味遺言。”鍾嶸詩品中應璩詩評語云“華靡可諷味焉。”作“咏”，蓋味、咏形近，又聯想習用語而誤。咏、詠同字，味誤爲咏，因復易爲詠矣。△洪興祖楚辭補注本收此篇，“傳”下有“體”字。環案唐寫本無“體”字。又有“體”字，文義較劣，“合傳”與上文“方經”對言。△唐寫本“弗”作“不”。弗、不，古本通用。惟此作“弗”較佳。公羊僖二十六年傳何注云“弗者，不之深者也。”△唐寫本“也”作“矣”。案“矣”，猶“也”也。

○漢書王褒傳云“宣帝時，修武帝故事，講論六藝羣書，博盡奇異之好。徵能爲楚辭，九江被公，召見誦讀。”又引宣帝語云“辭賦，大者與古詩同義，小者辯麗可喜。辟如女工有綺縠，音樂有鄭衛，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。辭賦比之，尙有仁義風諭，鳥獸草木多聞之觀，賢於倡優、博奕遠矣。”環案辭賦大者，蓋指離騷之類。○范文瀾云“揚雄語未詳所出。”

環案法言吾子篇云“或問：‘屈子智乎。’曰：‘如玉如（此如字當作加。）瑩，爰變丹青。如其智，如其智。’或問：‘君子尙辭乎。’曰：‘君子事之尙。事勝辭則伉，辭勝事則賦事（案“賦事”之“事”，疑爲衍字。）事辭稱則經。’”李注云“事辭相稱，乃合經典。”○王逸天問叙云“昔屈原所作，凡二十五篇，世相敎傳，而莫能說。天問以其文義不次，又多奇怪之事，自太史公口論道之，多所不逮。至於劉向、揚雄，援引傳記以解說之，亦不能詳悉。”（環案洪校云“傳記一作經典。”）○四家，指劉安、王逸、漢宣、揚雄。呂氏春秋安死篇“方其所是也”高注云“方，比也。”○爾雅釋詁云“監，視也。”案鑒與監同。○說文云“翫，習厭也。”文選長衡西京賦“何以覈諸”薛注云“覈，驗也。”

將覈其論，必徵言焉。故其陳堯、舜之耿介，湯、武之祗敬，典誥之體也。譏桀、紂之猖披，傷羿、澆之顚隕，規諷之旨也。虬龍以喻君子，雲蜺以譬讒邪，比興之義也。每一顧而掩涕，歎君門之九重，忠怨之辭也。觀茲四事，同於風雅者也。

△唐寫本“湯武”作“禹湯”，洪興祖補注本楚辭引亦作“禹湯”。楊明照云“楚辭離騷：‘湯禹儼而祗敬兮，’又：‘湯禹嚴而求合兮，’並作湯禹，九章懷沙：‘湯禹久遠兮，’亦作湯禹。疑舍人此文，原從騷作湯禹，傳寫者以爲失叙，乃致爲湯武耳；若本作禹湯，決不致誤也。又按莊子人間世篇：‘禹舜之所紐也，’韓非子五蠹篇：‘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，’其先言禹而後舜，先言武而後禹，與此次湯禹之叙正同。”環案此當以從唐寫本作“禹湯”爲正。“禹湯”與上句“堯舜”對言。作“湯武”者，蓋先據楚辭改作“湯禹”，後因“湯武”爲習見聯文而致誤耳。姜寅清云“‘中述湯武’之武，離騷僅有‘說操築于傅巖兮，武丁用而不疑’一語，武指武丁言。然又有‘湯禹儼而祗敬兮，周論道而莫差；擧賢而授能兮，循繩墨而不頗’，及‘勉升降而上下兮，求矩矱之所同；湯禹嚴而求合兮，摯咎繇而能調’兩段，言禹事，與下文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

貫，意更近。疑湯武爲禹湯之誤，離騷贊序亦言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，亦言‘禹湯，’唐寫本湯武卽作禹湯是也。作禹湯者，疑爲離騷原本，蓋言湯禹則不順也。”(見屈原賦校注卷首史記屈原傳疏。）又云“湯禹，歷來諸家皆以爲殷湯夏禹。寅按古無倒稱湯禹之例，此兩語（環案離騷“湯禹儼而祗敬兮，周論道而莫差”二句。）乃詰上文而反言之，上不言殷湯事，此文不宜忽出湯。按莊子逍遙遊‘湯之問棘也是已’，簡文注：，湯，廣大也’。重言曰湯湯，詩載馳‘汶水湯湯’，傳：‘大貌’。則湯禹猶後言大禹也。又下文言‘湯禹嚴而求合兮，摯咎繇而能調’。句法與此同。下言禹得咎繇而能相調，亦當訓湯爲大。古書皆言禹湯，已成通例，無言湯禹者。如墨子公孟篇：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，當此雖禹湯之謀，必不能易矣，鳥魚可謂愚矣，禹湯猶云因焉。’他如左氏傳荀子韓非呂覽諸書皆然，而決無倒言湯禹者。則此湯必不指商湯言，明矣。”(見同書一離騷湯禹儼而祗敬兮條。）環案姜氏之論，可備一說。△范文瀾云“詩無典誥之體。彥和云‘觀茲四事，同於風雅，’似宜云‘同於書詩。’”環案此文不直云“同於典誥，”而云“同於典誥之體，”則於義無嫌。如上所舉之典誥體，多見於雅頌。△“猖”一作“昌”。案猖，正作倡，說文“倡，狂也。”昌，借字。猖，俗字。△楚辭補注本引“披”作“狂”，蓋聯想之誤也。△王利器校云“清謹軒鈔本‘諷’作‘風’。”環案諷、風，古通。△王利器校本“怨”誤“孝”。△唐寫本“辭”作“詞”，古通。惟此作“辭”，較佳。△唐寫本“於”作“乎”。乎，猶於也。

○廣雅釋詁一云“將，欲也。”○環案必徵言焉，謂必徵驗于離騷與其同系作品也。○離騷“彼堯舜之耿介兮”王注云“堯舜，聖德之王也。耿，光也。介，大也。”又“湯禹儼而祗敬兮”王注云。儼，畏也。祗，敬也。”○孔安國古文尙書序云“典謨，訓誥，誓命之文，凡百篇，所以恢弘至道，示人主以軌範也。”○離騷“何桀紂之猖披兮”王注云”桀紂，夏殷失位之君。猖披，披衣不帶之貌。”(文選良注云“猖披，謂亂也。）○

離騷"厥首用夫顚隕"王注云"顚隕，墜也。"○呂氏春秋達鬱篇"近臣盡規"高注云"規，諫也。"文選楊雄甘泉賦"奏甘泉賦以風"李注云"毛詩序曰：'下以風刺上，'音諷，不敢正言謂之諷。"環案規諷，猶諷諫也。○離騷"駟玉虬以桀鷖兮，溘埃風余上征"王注云"離世俗，遠羣小也。"○離騷"飄風屯其相離兮，帥雲霓而來御"王注云"雲霓，惡氣，以喻佞人。"○王逸離騷經章句題辭云"離騷之文，依詩取興；引類譬喻。故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；靈脩美人，以媲於君；宓妃佚女，以譬賢臣；虬龍鸞鳳，以託君子；飄風雲霓，以爲小人。"○離騷云"忽反顧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無女。"又云"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。"洪注云"掩涕，猶拭淚也。"九辯"豈不鬱陶而思君兮，君之門以九重"王注云"閨闥閉閉，道路塞也。"

至於託雲龍，說迂怪，豐隆求宓妃，鴆鳥媒娀女，詭異之辭也。康回傾地，夷羿彈日，木夫九首，土伯三目，譎怪之談也。依彭咸之遺則，從子胥以自適，狷狹之志也。士女雜坐，亂而不分，指以爲樂；娛酒不廢，沉湎日夜，擧以爲懽，荒淫之意也。摘此四事，異乎經典者也。

△唐寫本"豐隆"上有"駕"字，"鴆鳥"上有"憑"字。楊明照云"駕、憑二字當有，與上句'託雲龍說迂怪'句一律，否則辭意不明矣。"環案楊說未愜。唐寫本"駕"，"憑"二字，蓋意加，求與上二句句法一律。離騷云"吾令豐隆乘雲兮、求宓妃之所在。"是豐隆求宓妃也。又云"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娀之佚女。吾令鴆爲媒兮，鴆告余以不好。"是鴆鳥媒娀女也。二句自成對偶，文義已足。必如唐寫本"豐隆"上有"駕"字，則駕借爲假，下文"鴆鳥"上有"憑"字，假、憑義近。△唐寫本"辭"作"詞"。惟此作"辭"較佳。△黃叔琳校云"彈元作蔽，孫改。"環案唐寫本作"斃"。楊明照云"天問：'羿焉彈日'，舊校云：'彈一作斃。'舍人用經傳文，多從別本，此必原作斃字。宋本楚辭載此文作弊，活字本等作蔽，皆音同形近之誤。諸子篇"羿弊十日"，玉海三五引作

斃，元本等並同，尤足相互發明。”環案弊、斃、蔽，古通。本字作敝，獘與彈同聲，亦可通用。（天問可證。）惟此作“斃”是舊本。△黃叔琳校云“(木)夫元作天，謝改。”環案唐寫本作“木夫”，當從之。招魂云“一夫九首，拔木九千些。”木夫，拔木之夫也。“天”蓋“夫”之壞字。△黃叔琳校云“(三)目元作足，朱改。”環案唐寫本作“目”，當從之。招魂云“土伯九約，其角觺觺些，參目虎首，其身若牛些。”目之作足，蓋草書形近之誤。△“坐”一作“座”，俗。“懽”一作“歡”，同，喜樂也。△唐寫本“摘”作“指”。案摘、指形近，又涉上文指字而誤也。摘，猶取也，據也。△唐寫本“乎”作“於”。案於，猶乎也。

○環案離騷多言雲龍，惟其所託不一，茲舉一例如下：離騷“駕八龍之婉婉兮，載雲旗之委蛇。”王注云“駕八龍者，言己德如龍，可制御八方也。載雲旗者，言己德如雲，能潤施萬物也。，”○尙書盤庚中“迂乃心”僞孔傳云“迂，僻也。”迂怪，猶云偏僻怪奇也。楚辭多偏僻怪奇之說。天問、招魂等，蓋其尤者也。○離騷王注云“豐隆，雲師，一曰雷師。宓妃，神女，以喻隱士，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，求隱士，清潔若宓妃者，欲與併心力也。”又云“鴆，運日也。羽有毒，可殺人，以喻讒賊害人也。有娀，國名；佚，美也，謂帝嚳之妃，契母簡狄也。配聖帝，生賢子，以喻貞賢也。”○天問“康回憑怒，墜何故以東南傾”王注云“康回，共工名也。淮南子言，共工與顓頊爭爲帝，不得，怒而觸不周之山，天維絶，地柱折。故東南傾也。墜一作地，一無以字。”又“羿焉彃日，烏焉解羽”王注云“淮南言，堯時十日並出，草木焦枯。堯命羿仰射十日，中其九日，日中九烏皆死，墮其羽翼，故留其一日也。彃一作彈，一作斃。”環案羿，亦稱夷羿。天問“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”王注云“夷羿，諸侯，弒夏后相者也。”夷字从大从弓，羿善射故有是稱耶。○王注招魂云“有丈夫，一身九頭，強梁多力，從朝至暮，拔大木九千枚也。”又云“土伯，后土之侯伯也。”又云“土伯之頭，其貌如虎，而有三目。”○離騷“雖

不周於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”王注云“彭咸，殷大夫，諫其君不聽，自投水而死。遺，餘也。則，法也。言己所行忠信，雖不合於今之世，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，以自率厲也。”○九章悲回風“浮江淮而入海兮，從子胥而自適。”洪注引越絕書云“子胥死，王使捐於江，乃發憤馳騰，氣若奔馬，乃歸神大海。”又云“自適，謂順適其志也。”○廣雅釋詁一云“獧，急也。”孟子盡心下“必也狂獧乎”音義引丁音云“獧與狷同。”狷狹，猶云性急而心狹也。說文云“志，意也。”○招魂“士女雜坐，亂而不分些”王注云“言醉飽酣樂，合簿促席，男女雜坐，比肩齊膝，恣意調戲，亂而不分別也。”又“娛酒不廢，沈日夜些”王注云“言雖以酒相娛樂，不廢政事，晝夜沈湎以忘憂也。或曰娛酒不發。發，旦也。詩云‘明發不寐，’言日夜娛樂。又曰‘和樂且湛，’言晝夜以酒相樂也。”洪興祖注“荒淫之意也”下云“此皆宋玉之詞，非屈原意。自漢以來，靡麗之賦，勸百諷一，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。皆自宋玉倡之。”○詩小雅賓之初筵序“沈湎淫液”孔疏云“沈，酣於酒。”釋文云“飲酒齊其色曰湎。”

故論其典誥則如彼，語其放誕則如此。固知楚辭者，體慢於三代，而風雅於戰國，乃雅頌之博徒，而詞賦之英傑也。

△唐寫本“楚辭”作“楚詞”。案辭、詞，古通。惟此以作“辭”爲正。△黃叔琳校云“慢元作憲，朱據宋本楚辭改。”環案唐寫本“慢”作“憲”，“雅”作“雜”。范文瀾云“體慢應據唐寫本作體憲。憲，法也。體法於三代，謂同乎風雅之四事。風雅亦應據唐寫本作風雜。風雜於戰國，謂異於經典之四事。”楊明照云“詔策篇‘體憲風流，’與此辭語相類，當以作憲爲是。”李直方據范說“慢”作“憲”，“雅”作“雜”，而云“體憲三代，即史記屈原列傳所云：‘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；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之意也。雜，說文：‘五色相合也。’風雜戰國，殆謂楚騷混有縱橫家之學也。”環案此當以作“體慢於三代，而風雅於戰國”爲正。兩“於”字，表形容詞之比較級。（參看

詞詮九，於一四。）尚書大傳四云“寬而不察是慢也。”慢有寬疏義。體慢於三代，謂楚辭之體裁，比諸詩經，則寬疏不密也。故下文云“雅頌之博徒”也。“而”，轉詞，猶然也。“風”，與宗經篇“風清而不雜”之風義同，謂表出情志之氣力也。雅，猶雅正也。戰國，蓋兼指秦與漢初而言。（參看劉向戰國策叙錄。）風雅於戰國，謂楚辭之風力，比諸戰國以來諸作，則雅正不雜。故下文云“詞賦之英傑”也。“慢”之作“憲”，疑不審文義而妄改。“雅”之作“雜”，或形誤，或亦不審文義而妄改。鍾嶸詩品上評左思詩有云“野於陸機，而深於潘岳。”與此句法相近。彼文以“野”“深”相對成義，猶此文以“慢”“雅”相對成義也。

○此文以“典誥”“夸誕”對言，則典誥猶云典誥之體也。夸誕，謂述事虛妄，不符實際也。論衡道虛篇云“作誇誕之語。”誇與夸通。李直方云“楚辭雖體源經誥，然參古代神話傳說，雜戰國縱橫家之術，又受楚人祀神信鬼風俗之影響，故多詭異之辭、夸誕之談，即時序篇所云‘觀其豔說，則籠罩雅頌。故知煒燁之奇意，出乎縱橫之詭俗也。’”○環案雅頌，蓋兼言風，猶云詩也。博徒，博弈之徒，謂下流也。史記信陵君傳云“趙有處士毛公，藏於博徒。”雅頌之博徒，言以楚辭視詩經，則是下流也。○國策齊策宣王，孟嘗君出行國章“小國英傑之士”注云“才出萬人曰英，千人曰傑。”

觀其骨鯁所樹，肌膚所附，雖取鎔經意，亦自鑄偉辭。

△唐寫本“偉”作“緯”。楊明照云“唐本非是。偉辭，猶奇辭也。說文：‘偉，奇也。’此云偉辭，上云奇文，意本相承，誼亦可通。唐本蓋因經緯多相舉而誤。書鈔指南五、玉海二百四引元本、活字本、汪本等，並作偉。”環案作“緯”，義亦可通。惟此作“偉”，文義較優耳。“偉”之作“緯”，蓋偉、緯形近，又聯想經緯字而誤。

○論語爲政篇“觀其所由”皇疏云“觀，廣瞻也。”骨鯁，複語，猶骨也。骨，文骨，文章之結構也。本書風骨篇云“沉吟鋪辭，莫先於骨。故辭

之待骨，如體之樹骸。”肌膚，亦複語，亦卽風骨篇所云肌也。肌，謂辭藻也。風骨篇云“夫翬翟備色而翊翥百步，肌豐而力沉也。”觀其骨鯁所樹，肌膚所附，謂觀察楚辭之結構與辭藻也。○取鎔經意，謂取法經典之意。○自鑄偉辭，謂創作奇偉之文辭也。

▽黃侃云“‘雖取鎔經意，亦自鑄偉詞’二語最諦。異於經典者，固由自鑄偉詞；同於風雅者，亦再經鎔煉，非徒貌取而已。”

故騷經、九章，朗麗以哀志；九歌、九辯，綺靡以傷情；遠遊、天問，瓌詭而惠巧；招魂、招隱，耀豔而深華；卜居標放言之致，漁父寄獨往之才。故能氣往轢古，辭來切今，驚采絕豔，難與並能矣。

△唐寫本“騷經”上無”故”字，於文較佳，當從之。有“故”字，蓋涉下文而衍。△唐寫本“辯”作“辨”，古通。惟此以作“辯”爲正。△唐寫本“綺靡”作“靡妙”，當從之。朗麗與靡妙，以雙聲爲對。下文瓌詭與耀豔，亦並雙聲。靡妙，猶綺靡也。文選陸機文賦“詩緣情而綺靡”李注云“綺靡，精妙之言。”靡妙，亦卽精妙也。“靡妙”之作“綺靡”，蓋由“綺靡”爲習見連文而誤耳。△唐寫本“惠”作“慧”，古通。惟此作“慧”是舊本。△黃叔琳校云“招隱，馮云‘招隱，楚辭本作大招。下云屈宋莫追，疑大招爲是。’”環案馮說是也。唐寫本正作“大招”。漢人諸作，皆分論於下段，此段不應論及淮南小山之作。招隱士，篇章短促，又其文非耀豔而采華。“大招”之作“招隱”，蓋聯想之誤也。△唐寫本“深”作“采”。楊明照云“唐本是。深，正作案，蓋采初譌作案，後遂變爲深也。”環案其說是也。△洪本楚辭引“豔”作“燄”，義近。○王逸九章章句題辭云“九章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放於江南之壄，思君念國，憂心罔極，故復作九章。章者，著也，明也。言己所陳忠信之道，甚著明也。卒不見納，委命自沈。楚人惜而哀之，世論其詞，以相傳焉。”姜寅清云“說文訓樂竟爲一章。九章蓋卽九首樂章，而非一大曲之九段也。然則九章必不爲屈子原題，必爲後之輯錄者之所加無疑。”又云“九章

之輯，蓋必成于淮南幕府無疑。”(說見屈原賦校注四。)○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“朗詠山川”李注云“朗，猶清徹也。”朗麗，猶云清徹華麗也。蔣驥云“離騷下半篇，俱自往觀四荒句生出，只是一意，却翻出無限烟波。”(見楚辭餘論上。)李直方云“夫文有多體，離騷洋洋灑灑，縈紆磅礴，上半部極寫屈子之憂心煩亂，而下半部自‘將往觀于四荒’起，別開新意，筆調轉爲‘朗麗’，令讀之者有神采飛揚之感。”環案離騷之文，通篇朗麗，不必分上下而論；九章之文，雖較遜於離騷，亦爲朗麗之作。以，猶而也。(下句同。)哀志，謂悲其被抑之心志也。離騷、九章，多哀志之辭，今各舉一例如下：離騷有云“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詬。”惜誦有云“欲橫奔而失路兮，堅志而不忍。背膺胖以交痛兮，心鬱結而紆軫。”史記屈原傳云“余讀離騷、天問、招魂、哀郢，悲其志。”又云“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。”○王逸九歌章句題辭云“九歌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昔楚國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必作歌樂鼓舞，以樂諸神。屈原放逐，竄伏其域，懷憂苦毒，愁思沸鬱，出見俗人祭祀之禮、歌舞之樂，其詞鄙陋，因爲作九歌之曲。上陳事神之敬，下見己之冤結，託之以風諫。故其文意不同，章句雜錯，而廣異義焉。”同九辯章句題辭云“九辯者，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。辯者，變也，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。九者，陽之數，道之綱紀也。”又云“宋玉者，屈原弟子也。閔惜其師忠而放逐，故作九辯，以述其志。”環案九歌、九辯之爲文，比其他諸篇，顯爲靡妙，今各舉一例如下：九歌少司命有云“秋蘭兮青青，綠葉兮紫莖。滿堂兮美人，忽獨與余兮目成。”九辯有云“燕翩翩其辭歸兮，蟬寂漠而無聲。雁靡靡而南遊兮，鵾雞啁哳而悲鳴。獨申旦而不寐兮，哀蟋蟀之宵征。時亹亹而過中兮，蹇淹留而無成。”傷情，謂悲情意之不滿也。例如雲中君“思夫君兮太息，極勞心兮慱慱；”湘君“交不忠兮怨長，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；”大司命“結桂枝兮延竚，羌愈思兮愁人；”山鬼“風颯颯兮木蕭蕭，思公子兮徒離憂；”九辯“專思君兮不可化

，君不知兮可奈何。蓄怨兮積思，心煩憺兮忘食事，願一見兮道余意。車既駕兮朅而歸，不得見兮心傷悲。”皆傷情之辭也。○王逸遠遊章句題辭云“遠遊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履方直之行，不容於世，上爲讒佞所譖毀，下爲俗人所困極，章皇山澤（此句一作“徬徨山野”，）無所告訴，乃深惟元一，修執恬漠，思欲濟世，則意中憤然，文采鋪發（“鋪”一作“繡”，又作“秀”，）遂叙妙思，託配仙人，與俱遊戲，周歷天地，不所不到。然猶懷念楚國，思慕舊故，忠信之篤，仁義之厚也。是以君子珍重其志，而瑋其辭焉。”同天問章句題辭云“天問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何不言問天。天尊不可問，故曰天問也。屈原放逐，憂心愁悴（“悴”一作“瘁”，）彷徨山澤（“山澤”一作“川澤”，）經歷陵陸，嗟號昊旻，仰天歎息。見楚有先王之廟，及公卿祠堂，圖畫天地山川神靈，琦（一作“瑰”）瑋僊佹（一作“譎詭”，）及古賢聖怪物行事，周流罷倦，休息其下。仰見圖畫，因書其壁，何（一作“呵”）而問之，以渫憤懣，舒瀉愁思。楚人哀惜屈原，因共論述。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。”瓌詭，瑰偉譎詭也。（瑰、瓌，古今字。）文選張衡東京賦“瑰異譎詭”薛注云“瑰，奇也。譎詭，變化也。”方言三云“知，或謂之慧，或謂之憭。”郭注云“慧、憭，皆意精明。”天問通篇瓌詭，遠遊多慧巧之辭，玆舉數例如下：天問有云“一蛇吞象，厥大何如。黑水玄趾，三危安在。延年不死，壽何所止。鮫魚何所，鰨堆焉處。”遠遊有云“軒轅不可攀援兮，吾將從王喬而娛戲。餐六氣而飲沆瀣兮，漱正陽而含朝霞。保神明之清澄兮，精氣入而麤除。順凱風以從遊兮，至南巢而壹息。見王子而宿之兮，（環案之，疑止之誤。）審壹氣之和德。曰‘道可受兮，不可傳。其小無內兮，其大無垠。無滑而魂兮，彼將自然。壹氣孔神兮，於中夜存。虛以待之兮，無爲之先。庶類以成兮，此德之門。’聞至貴而遂徂兮，忽乎吾將行。”○王逸招魂章句題辭云“招魂者，宋玉之所作也。招者，召也，以手曰招，以言曰召。魂者，身之精也。宋玉憐哀屈原，忠而斥棄，愁懣（一作“憂

愁”）山澤，魂魄放佚，厥命將落，故作招魂，欲以復其精神，延其年壽。外陳四方之惡，內崇楚國之美，以諷諫懷王，冀其覺悟而還之也。”同大招章句題辭云“大招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或曰景差，疑不能明也。屈原放流九年，憂思煩亂，精神越散，與形離別，恐命將終，所行不遂。故憤然大招其魂，盛稱楚國之樂，崇懷、襄之德，以比三王，能任用賢，公卿明察（一無“明”字，）能薦舉人，宜輔佐之，以興至治，因以風諫，達己之志也。國語周語“先王耀德不觀兵”韋注云“耀，明也。”招魂“豔陸離些”王注云“豔，好貌。”耀豔，謂光耀豔麗之辭也。招魂“經堂入奧，朱塵筵些。砥室翠翹，挂曲瓊些。室中之觀，多珍怪些。蘭膏明燭，華容備些。”大招“易中利心，以動作只。青色直眉，美目姺只。靨輔奇牙，宜笑嗎只。豐肉微骨，體便娟只。魂乎歸徠，恣所便只。”王逸卜居章句題辭云“卜居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體忠貞之性，（“體”一作“履”，“性”一作“節”。）而見嫉妒，念讒佞之臣，承君順非，而蒙富貴，己執（一作“獨”）忠直，而身放弃，心迷意惑，不知所爲。乃往至太卜之家，稽問神明，決之蓍龜，卜己居世，何所宜行，冀聞異策，以定嫌疑。故曰卜居也。”標，猶云表也。致，意旨也。李詳云“陳祺壽云‘論語微子篇：隱居放言。集解引包咸云：放，置也，不復言世務。卜居云：吁嗟默默兮，誰知吾之廉貞。故彥和以放言美之。’案此句下云‘漁父寄獨往之才，’亦言漁父鼓枻而去，獨往不返也。陳說甚確。”黃侃云”卜居命龜之辭，繁多不紊，故曰放言。放言猶云縱言。陳解未諦。”環案黃說得之。呂氏春秋審分篇“無使放悖”高注云“放，縱也。”又後漢書陳寔傳論“放言爲高”李注云“放肆其言。”卜居一篇，蓋假設與太卜問答，縱言抑鬱之心志者也，觀其所言，決非隱居不復言世務之意。又“吁嗟默默兮”王注云“世莫論也。”可知默默者，世人，非屈原也。○王逸漁父章句題辭云“漁父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放逐，在江湘之間，憂愁歎吟，儀容變易，而漁父避世隱身，釣魚江濱，欣然自樂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，

怪而問之，遂相應答。楚人思念屈原，因敍其辭以相傳焉。”說文云“寄，託也。”文選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“超然獨往”李注云“淮南王莊子要略曰：江海之士，山谷之人也，輕天下，細萬物而獨往者也。司馬彪注曰：獨往自然，不復顧世。”禮記中庸“必因其材而篤焉”鄭注云“材，質性也。”材、才，古通。李詳補注云“漁父寄獨往之才，亦言漁父鼓枻而去，獨往不返也。”環案獨往之才，指屈原而言，李說非是。漁父有云“寧赴湘流，葬於江魚之腹中，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塵埃乎。”此正不與世妥協而獨往之質性也。○氣，意氣也。漢書酷吏傳序“刻轢宗室”顏注云“轢，謂陵踐也。”案轢，猶云陵轢。呂氏春秋愼大覽有云“陵轢諸侯。”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“淩轢宗室”正義云“淩轢，蹈踐之。”（淩、陵，古通。）氣往轢古，言其意氣所往，有陵轢古時節士之概也。○切，猶切實也。辭來切今，言其文辭傳來，仍切實于今世也。○驚采絕艷，謂驚奇之辭采，極其艷麗也。

自九懷以下，遽躡其迹；而屈、宋逸步，莫之能追。故其敍情怨，則鬱伊而易感；述離居，則愴怏而難懷；論山水，則循聲而得貌；言節候，則披文而見時。是以枚、賈追風而入麗，馬、揚沿波而得奇；其衣被詞人，非一代也。

△王利器校云“鍾本、梁本‘遽’作‘遠’。”環案作“遠”不叶文義，蓋形近而誤。△環案“情怨”疑本作“怨情”，與下文“離居”對言。△“怏”一作“快”。案怏乃快之壞字。△“揚”一作“楊”。案當以作“楊”爲正。

○王逸九懷章句題辭云“九懷者，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。懷者，思也。言屈原雖見放逐，猶思念其君，憂國傾危，而不能忘也。褒讀屈原之文，嘉其溫雅，藻采敷衍，執握金玉，委之汚瀆，遭世溷濁（‘溷’一作‘泥’，）莫之能識。追而愍之（‘之’一作‘諸’。）故作九懷，以裨其詞（‘裨’一作‘埤’。）史官錄第，遂列于篇（‘篇’一作‘編’。）”九懷有九章：匡機

("匡"一作"主"),通路、危俊("危"一作"巷"),昭世、尊嘉、蓄英、思忠("思"一作"申",又作"由",一云"遊思"),陶壅("壅"一作"癰"),珠昭("昭"一作"明",又作"招",一云"珠昭",一云"林招")。環案"自九懷以下",詳審下文,蓋指漢人之作而言。惟今本楚辭,九懷列爲第十五,其上尙有賈誼之惜誓,淮南小山之招隱士,東方朔之七諫,嚴忌之哀時命四篇,疑與今本楚辭,篇次不同。范文瀾云"昺公武郡齋讀書志楚辭類楚辭釋文一卷,跋曰'未詳撰人。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。蓋以離騷經、九辯、九歌天問、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、招隱士,招魂、九懷、七諫、九歎、哀時命、惜誓、大招、九思爲次。按今九章第四,九辯第八,而王逸九章注云'皆解於九辯中,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。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第之爾。或曰天聖中陳說之所爲也。' 洪興祖楚辭章句補注曰:'按九章第四,九辯第八,而王逸九章注云,皆解於九辯中,(王注見九章哀郢)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。後人始以作者先後叙之爾。' 據此,彥和所云九懷(王褒作)以下,當指東方朔七諫,劉向九歎,嚴忌哀時命,賈誼惜誓,王逸九思諸篇。陳振孫書錄解題云'洪氏從吳郡林宓得楚辭釋文一卷,乃古本,其篇第與今本不同。首離騷,次九辯,而後九歌、天問、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、招隱士、招魂、九懷、七諫、九歎、哀時命、惜誓、大招、九思。'" 范氏所列"九懷以下"之篇目,無淮南小山招隱士一篇。今考所云釋文本篇第,蓋亦不與勰所見本相同,然據彼可知今本楚辭篇第,非王逸本之舊也。○呂氏春秋察今篇"遽契其舟"高注云"遽,疾也。" 廣雅釋詁一云"蹟,履也。" 范文瀾云"('遽蹟其跡'之)其,指屈原諸作。" 斯波六郎云"其,指屈宋。范注'原'字,或爲'宋'之誤植。" 環案斯波說是也。其,指上文所舉騷經、九章以下屈宋諸作,下文"其叙怨情"、"其衣被詞人"之"其",亦並指屈宋諸作。○屈、宋,屈原與宋玉也。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,宋玉賦十六篇。文選傅毅舞賦"良駿逸足"李注云"逸,疾也。" 逸步,指能文之才而

言。本書時序篇云“屈平聯藻於日月，宋玉交彩於風雲。”○後漢書崔寔傳引政論“智士鬱伊於下”李注云“鬱伊，不申之貌。”○九章哀郢云“去故鄉而就遠兮。”離居，猶云去故鄉而居遐遠之地也。九歌大司命云“將以遺兮離居。”（此云離去，謂離居之人也。）○廣雅釋詁三云“愴，悲也。”說文云“怏，不服也，懟也。”（原無上“也”字，今從段注補。）環案愴怏，聯綿語，傷悲貌也。禮記中庸“懷諸侯”鄭注云“懷，安撫也。”難懷，猶云難安耳。離騷、九章，多敘怨情、述離居之辭。循，猶依也。左昭二十三年傳“循山而南”杜注云“依山南行也。”○循聲，猶云依聲也。九歌山鬼“猨啾啾兮狖夜鳴，風颯颯兮木蕭蕭；”湘君“石瀨兮淺淺，飛龍兮翩翩；”湘夫人“荒忽兮遠望，觀流兮冲冲；”河伯“波滔滔兮來迎，魚隣隣兮媵予；”九章悲回風“憚涌沍之磊磊兮，聽波聲之洶洶，”皆循聲得貌之辭也。○環案披有展開之義。文選陸機文賦“碑披文以相質”李注云“碑以敘德，故文質相半。”謝朓酬德賦云“思披文而信道，散忿懲於胸臆。”（見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。）茲舉披文見時之例數則如下：九章思美人“開春發歲兮，白日出之悠悠；”招魂“獻歲發春兮，汨吾南征。菉蘋齊葉兮，白芷生；”九辯“悲哉秋之爲氣也，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，憭慄兮若在遠行，登山臨水送將歸；”又“白露既下百草兮，奄離披此梧楸。去白日之昭昭兮，襲長夜之悠悠。”○枚賈，枚乘與賈誼也。枚乘，字叔，淮陰人，初爲吳王濞郎中，奏書諫反，吳王不聽，卒見禽滅。七國既平，乘由是知名，景帝召拜爲弘農都尉，後去官復遊梁。梁客皆善屬辭賦，乘尤高。孝王薨，乘歸淮陰。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，及卽位，乘年老，迺以安車蒲輪徵乘，道死。漢志詩賦略著錄枚乘賦九篇。（其庶子皐，亦善屬辭賦，有可讀者百二十篇，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云。）賈誼，雒陽人，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。文帝初，召爲博士，時誼年二十餘，最爲少。以其能對詔議，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。後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，絳、灌、東陽侯、馮敬之屬盡害之，乃疏誼爲長沙

王太傅。誼既以謫去，意不自得，及渡湘水，爲賦以弔屈原以自喻。後爲梁懷王太傅，梁懷王墮馬死，誼自傷爲傅無狀，常哭泣，歲餘亦死，年三十三矣。凡所著述五十八篇，漢志著錄賈誼賦七篇。淮南子本經篇"天下莫不從風"高注云"風，化也。"風，與口語風氣義近。廣雅釋詁三云"入，得也。"入，與下文得互文。○馬揚，司馬相如與楊雄。司馬相如，字長卿，蜀郡成都人。漢武帝讀其子虛賦而善之，曰:"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。"時蜀人楊得意爲狗監，聞之曰:"臣邑人司馬相如，自言爲此賦。"武帝乃召問相如。相如曰:"有是。然此乃諸侯之事，未足觀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。"漢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。菀苑、字子雲，亦蜀郡成都人也。雄心壯相如賦，每作賦，常擬之以爲式。又悲屈原之離騷，讀之未嘗不流涕也。以爲遇不遇命也，何必湛身哉。乃作書，往往摭離騷而反之，自嶓山投諸江流，以弔屈原，名曰反離騷。又旁離騷作重一篇，名曰廣騷。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，名曰畔牢愁。漢志著錄楊雄賦十二篇。○國語晉語"其波及晉國者"韋注云"波，流也。"波，與上文風義近。○衣被，謂陶養也。荀子禮論上云"慈母，衣被之者也。"其衣被詞人，謂屈宋之作，陶養後世詞人也。○本書時序篇云"爰自漢室，迄至成哀，雖世漸百齡，辭人九變，而大抵所歸，祖述楚辭，靈均餘影，於是乎在。"

故才高者菀其鴻裁，中巧者獵其艷辭，吟諷者銜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。

△唐寫本"菀"作"苑"。王利器校云"菀、苑古通。漢書谷永傳注云'菀，古苑字。'又百官公卿表上太僕屬官之牧師菀令，即苑令也。管子水地篇'地者，諸生之根菀也。'舊注'菀，囿城也。'皆苑菀，古通之證。詮賦篇'京殿苑獵，'以'苑獵'對文，與此正同。雜文篇云'苑囿文情，'體性篇云'文辭根葉，苑囿其中，'練字篇云'苑囿奇文，'菀。苑，字義並（與）此同。蓋離騷一書，辭藻豐蔚，多所蘊蓄，若草木禽獸之苑囿然，後人多在其中討生活，所謂'衣被詞人，非一代也。'詮賦篇云'故知殷人輯頌，楚人理賦，斯並鴻裁之寶域，雅文之樞轄也。'亦'苑其

鴻裁'之意也。"環案菀、苑，正假字。詩小雅都人士"我心苑結"釋文引古本"苑"作"菀"，與此同例。詮賦篇"京殿苑獵"，苑指上林賦；獵指羽獵賦，與此所謂菀與獵，取義迥別。

○鍾嶸詩品序云"元嘉初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辭盛。"范文瀾云"菀訓鬱，訓縕，是自動詞菀下列三句中"獵""銜""拾"三字皆他動詞，語氣不順，疑菀即捥之假字，集韻捥，取也。捥其鴻裁，謂取鎔屈宋製作之大義，以自鑄新辭，然此非淺薄所能，故曰'才高者，菀其鴻裁也。"環案楚辭九歎怨思"菀蕭蕉與菌若兮"王注云"菀，積。"菀，猶云積蓄也。訓鬱，亦有積蓄義。鴻，大也。裁，謂體裁也。菀其鴻裁，謂積蓄屈宋諸作之鴻大體裁，以備撰文也。○黃侃云"中巧，猶言心巧。"環案黃說是也。中巧，與上句才高對言，中猶衷也。文選楊雄羽獵賦李注引國語賈注云"獵，取也。"艷辭，艷麗之文辭也。○漢書義縱傳集注云"銜，含也。"環案此云銜，謂吟諷時援用之也。○易蒙卦辭云"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"環案此云童蒙，蓋指初學者。拾，謂拾而用之也。王逸離騷經章句題辭云"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。"

若能憑軾以倚雅、頌，懸轡以馭楚篇；酌奇而不失其眞，翫華而不墜其實，則顧盼可以驅辭力，欬唾可以窮文致，亦不復乞靈於長卿，假寵於子淵矣。

△唐寫本"其眞"作"居貞"。楊明照云"貞字是，居則非也。宋本楚辭正作貞。"環案"其"，古書亦或作"居"。惟此作居，蓋音近而誤也。貞之作眞，蓋襲宋人諱貞爲眞者。△唐寫本"盼"作"眄"，蓋"盼"之草書，當從之。楊明照云"盼，唐本作眄。唐本是也。說文：'眄，目徧合視(此依段注)也。'又：'盼，恨視也。'二字形近，每致潛誤。此當以作眄爲是宋本楚辭作盼，又眄之俗體。"環案楊氏失檢，爲說亦未愜。"盼"借爲"眄"。(參看說文通訓定聲十五。)一切經音義十引廣雅云"盼，視也。"廣雅釋詁一云"眄，視也。")"盼"與"盼"，於義有別。"盼"之作"盼"，蓋形近而誤也。

○文選左思魏都賦“憑軾捶馬”李注云“軾，車橫覆膝，人所憑也。”荀子正論篇“聖王沒，有亂籍者罷，不足以縣天下”楊注云“縣，繫也，音懸。”案縣、懸，古今字。此云懸，謂牽繫也。禮記曲禮上“執策分轡”孔疏云“轡，御馬索也。”環案此二句，以御術喻作文。憑軾以倚雅頌，謂作文時倚詩經，如御時之憑軾然也；懸轡以馭楚篇，謂作文時資用楚辭，如牽轡以御馬也。兩句意謂以詩爲主，以楚辭爲從也。○酌，取也。尚書禹貢“厥賦貞”鄭注(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所引)云“貞，正也。”禮記文王世子“萬國以貞”鄭注亦云“貞，正也。”○說文云“翫，習厭也。”廣雅釋詁二云“墜，失也。”徵聖篇云“聖文之雅麗，匠衒華而佩實者也。”黃侃云“彥和論文，必以存眞實爲主，亦鑑於楚豔漢侈之流弊而立言。其實屈宋之辭，辭華者其表儀，眞實者其骨幹，學之者遺神取貌，所以有僞體之譏。試取賈生惜誓、枚乘七發、相如大人、揚雄河東諸篇細翫之，可以悟摹擬屈宋之法。蓋此諸篇，莫不工於變化，非夫沿襲聲調，剽剝采藻所敢卬跂也。”環案黃氏以眞爲眞實，說雖可通，非此文之舊也。“眞”當從唐寫本作“貞”，奇、貞對言，猶奇、正對言也。孫子勢篇“凡戰者以正合，以奇勝；”史記田單列傳贊“兵以正合，以奇勝；”行文之奇、正相配，猶用兵之奇、正相配也。本書體性篇云“雅與奇反，”雅、奇對言，亦猶正、奇對言也。定勢篇云“舊鍊之才，則執正以馭奇，新學之銳，則逐奇而失正”亦本書論文，以奇、正對言之例。○顧盼，猶云顧視，與下句欬唾，並謂不費力也。驅，猶驅使也。辭力，謂文辭力量也。○說文云“欬，逆氣也。”三國志吳志甘寧傳云“羽聞吾欬唾，不敢涉水。”窮，猶窮盡也。亦，猶將也。(說見王叔岷先生古書虛字新義。)文致，謂文章風致也。鍾嶸詩品序云“東京二百載中，惟有班固詠史，質木無文致。”(據梁書鍾嶸傳。)○復，更也，再也。史記刺客傳云“於是遂誅高漸離，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。”(參看詞詮一。)左哀二四年傳“晉侯將伐齊，使來乞師曰‘昔臧文仲，以楚師伐齊取穀，宣叔以晉師伐齊取

汶陽。寡君欲徼福於周公，願乞靈於臧氏。'" 杜注云"以臧氏世勝齊，故乞其靈威。"李直方云"今亦借用爲乞求靈效以爲己助之辭；如曰服藥曰乞靈於草木，求神曰乞靈於土木偶是。" 長卿，與下句子淵，並指其諸作。○國語晉語"無必假手於武王" 韋注云"假，借也。" 又楚語"其寵大矣" 注云"寵，榮也。" 左昭四年傳云"君苟無四方之虞，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。" 子淵，王褒字，漢宣帝時辭賦家，漢志著錄王褒賦十六篇。范文瀾云"北堂書鈔九十七引桓譚新論云'余少時好離騷，博觀他書，輒欲反學，'亦此意也。(環案乞靈長卿，假寵子淵之意。)"

贊曰：不有屈原，豈見離騷。驚才風逸，壯志煙高。山川無極，情理實勞。金相玉式，艷溢鎔毫。

△唐寫本"志"作"采"。楊明照云"采字是。詮賦篇：'時逢壯采'，亦以壯采連文。" 環案作"采"，義不可通。當以作"志"爲是，與上句"才"對言。此志，蓋本上文"騷經、九章，朗麗以哀志"之"志"也。"志"之作"采"，蓋臆改，或聯想而誤。音節較佳 隱秀篇云"志高而言壯，"於志言高，可證此文"志"字不誤。一作雲。△洪興祖補注本楚辭引此篇，校云"煙環案煙，猶雲也。作烟，。△黃叔琳校云"艷溢鎔毫四字，元作絕益稱毫。朱攷宋本楚辭改。" 環案朱校是也。"益"本作"溢"，同，莊子人間世篇"過度，益也。" 益，即溢字。惟此作益，蓋溢之壞字。"鎔"之作"稱"，蓋聯想鎔銖爲秤兩之義而誤。秤，猶稱也。唐寫本作"艷逸鎔毫"。"溢"之作"逸"，蓋二字音近，又涉上文而誤。

○呂氏春秋開春篇"天故使欒水見之" 高注云"見，猶出也。"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"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。"○驚才，警絕之才氣也。驚、警古通。(參看拙著鍾嶸詩品校證評古詩"亦爲驚絕矣"校語。) 風，喻疾也。國語晉語"馬逸不能止" 韋注云"逸，奔也。"逸，猶奔放也。驚才風逸，謂警絕之才氣，奔放如風也。神思篇云"我才之多寡，將與風雲而並驅矣。"與此取義相近。○壯志，言其不屈之志。○山川指屈原被黜彷徨之山川。

○情理，專指情而言，因情連及理也，蓋謂其望鄉思君之情。○說文云"式，法也。"玉式，謂爲文法式之可貴也。金相玉式，與金相玉質義近。○文選陸機文賦"考殿最於錙銖，定去留於毫芒"呂注云"錙銖，秤兩也；毫，細毛也，皆至微小者也。"錙毫，錙銖毫芒，謂文章微小之部分也。艷溢錙銖，謂雖於微小之部分，亦皆艷麗也。

明詩第六

△黃侃云"古昔篇章，大別之爲有韻無韻二類，其有韻者，皆詩之屬也。其後因事立名，支庶繁滋，而本宗日以殄削，詩之題號，由此隘矣。彥和析論文體，首以明詩，可謂得其統序。然篇中所論，亦但局於雅俗所稱爲詩者，則時序所拘，雖欲復古而不可得也。"環案總之分論詩與樂府，猶其分論辭賦，蓋由詩與歌自有其領域也。

大舜云："詩言志，歌永言。"聖謨所析，義已明矣。

△此篇"歌"字，唐寫本皆作"哥"。王利器校云"漢書藝文志引舜典此文亦作'哥。'說文：'哥，聲也。從二可，古文以爲謌字。"環案哥、歌，古今字；謌與歌同。△"永"一作"咏"，又作"詠"。案尚書堯典(僞舜典)此文作"永"，咏、詠同字，此當以作永爲正。惟釋文云"徐音詠，又如字；"則知舊有兩訓。僞孔傳云"歌，詠其義，以長其言。"此合用兩訓者也。△王利器校云"'謨'原作'謀'，梅改。"環案謨、謀，同義字，惟此作謨是舊本。(說詳原道篇"益稷陳謨"校。)

○尚書堯典云"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"此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時之言。鄭玄詩譜序亦引此文，孔疏引鄭注云"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。永，長也。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。"環案"詩言志"之詩，其本義蓋歌之詞也。後世義漸分歧，以吟詠之詞爲詩，與以歌唱之詞爲歌有別。漢志六藝略詩敍云"誦其言，謂之詩；詠其聲，謂之歌。"此似云以朗誦爲詩，非以其詞爲詩，與尚書所稱詩義稍有不同。毛詩序孔疏引漢志此文而云

"然則在心爲志，出口爲言，諷言爲詩，詠聲爲歌，播於八音謂之爲樂，皆始末之異名耳。"左襄二十七年傳云"詩以言志。"史記褚少孫補樂書云"詩言其志也。"○說文云"詩，志也。从言寺聲。詩，古文詩省。"段注云"毛詩序曰：'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'按許不云志之所之，徑云志也者，序析言之，許渾言之也。"楊樹達釋詩字云"志字從心，㞢聲；寺字亦從㞢聲。㞢、志、寺，古音蓋無二。古文從言㞢，'言㞢'卽'言志'也。篆文從言寺，'言寺'亦'言志'也。"又云"蓋以言志爲古人通義，故造文者之制詩字也，卽以言志爲文。其以㞢爲志，或以寺爲志，音近假借耳。"又云"古詩、志二文同用，故許徑以志釋詩。"（見十文說義釋詩。今據詹鍈文心雕龍明詩篇義證所引。）○聖謨，指上所引大舜語。尙書僞伊訓云"聖謨洋洋，嘉言孔章。"廣雅釋詁一云"析，分也。"此云所析，指分言詩歌之義而言。

▽紀昀評云"此（環案指'詩言志，歌永言。'）雖習見之語，其實詩之本原，莫踰於斯。"

是以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舒文載實，其在茲乎。

○"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"二句，毛詩序文，孔疏云"詩者，人志意之所之適也。雖有所適，猶未發口，蘊藏在心，謂之爲志，發見於言，乃名爲詩；言作詩者，所以舒心志憤懣，而卒成歌詠，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。包管萬慮，其名曰心；感物而動，乃呼爲志；志之所適，外物感焉。言悅豫之志，則和樂興而頌聲作；憂愁之志，則哀傷起而怨刺生。藝文志云'哀樂之情感，歌詠之聲發，'此之謂也。正經與變，同名曰詩，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。"○爾雅釋詁云"舒，敍也。"案此謂鋪敍也。舒文，與下文散文義符。淮南子泰族篇"知機械而實衰"高注云"實，質也。"舒文載實，與徵聖篇所云"銜華而佩實"義近，惟此自作詩上言之，較有積極性耳。○其，猶殆也。（說見經傳釋詞五。）

▽環案舒文載實，蓋劉勰論詩上基本要件之一也。

詩者，持也，持人情性。三百之蔽，義歸無邪。持之爲訓，有符焉爾。

△唐寫本"詩"上有"故"字，當從之。斯波六郎云"有'故'字疑是。'故銘者，名也;'(銘箴第十一)'故書者，舒也;'(書記第二十五)'故比者，附也;'(比興第三十六)等，皆同一句法。"環案故，猶夫也。△唐寫本"有"上有"信"字。有信字，文義較優，當從之。說文云"信，誠也。"

○環案"詩者，持也"者，音訓也。劉勰喜用音訓，如詮賦篇"賦者，鋪也;"頌讚篇"頌者，容也;"祝盟篇"盟者，明也;"銘箴篇"銘者，名也;"誄碑篇"誄者，累也;"又"碑者，埤也;"哀弔篇"哀者，依也;"諧　篇"，者，隱也;"論說篇"論者，倫也;"又"說者，悅也;"詔策篇"敎者，效也;"檄移篇"檄者，皦也;"又"移者，易也;"奏啓篇"啓者，開也;"議對篇"議之言宜;"書記篇"書者，舒也;"又"譜者，普也;"又"占者，覘也，"皆其例。詩譜序孔疏云"名爲詩者，內則說負子六例云'詩負之'註云'詩之言承也。'春秋說題辭云"在事爲詩，未發爲謀，恬澹爲心，思慮爲志，詩之爲言志也。'詩緯含神務云'詩者，持也。'然則詩有三訓：承也，志也，持也。作者承君改之善惡，述己志而作詩，爲詩所以持人之行，使不失隊，故一名而三訓也。"王闓運云"詩，承也，持也，承人心性而持之。"詹鍈云"持有制義，'持人情性'，若謂節制人之感情。"環案持有制義，是也。荀子正名篇"猶引繩墨以持曲直"楊注云"持，制也。"節制人之感情，與下文"義歸無邪"相應。○論語爲政篇云"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"包注云"蔽，猶當也。"又云"思無邪，歸於正。"邢疏云"古者謂一句爲一言，詩雖有三百之多，可舉一句當盡其理也。曰思無邪者，此詩之一言，魯頌駉篇文也。詩之爲體，論功頌德，止僻防邪，大抵皆歸於正，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。"

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；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

○稟，受也。禮記禮運云"何謂人情。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七者，弗學而能。"孔疏云"昭二十五年左傳云，天有六氣，在人爲六情，謂

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好、惡。(環案以上蓋爲約舉傳、注之文。)此之喜怒及哀惡，與彼同也。此云欲則彼云樂也，此云愛則彼好也。謂六情之外，增一懼而爲七。熊氏云'懼則怒中之小別，以見怒而怖懼耳。'六氣，謂陰、陽、風、雨、晦、明也。按彼傳云'喜生於風，怒生於雨，哀生於晦，樂生於明，好生於陽，惡生於陰。'(環案正義引賈逵說。)其義可知也。"○環案斯，猶而也。說文云"感，動人心。"應物斯感，謂人應外物之變化而動其情也。○環案吟志，猶云吟詠情志也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"民稟天地之靈，含五常之德，剛柔迭用，喜慍分情，夫志動於中，則歌詠外發。"本書物色篇云"歲有其物，物有其容；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。"鍾嶸詩品序云"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。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。"朱熹詩集傳序云"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。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。既有言矣，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。此詩之所以作也。"環案劉勰詩觀，蓋承襲毛詩說，上引諸家，亦與勰說相近，皆主詩之產生由於自然，符合"詩言志"之旨。而與"詩者，持也"之訓有別。

昔葛天氏樂辭云，玄鳥在曲。

△唐寫本無"天氏"二字及"云"字。玉海一百六引亦無"云"字。趙萬里云"此文疑當作'昔葛天樂辭，玄鳥在曲，'方與下文"黃帝雲門，理不空綺，"相對成文。今本衍氏字、云字，唐本奪天字，均有誤，然終以唐本近是。"(見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校記。范文瀾注、詹鍈義證並有稱引。)王利器據唐寫本作"昔葛天樂辭，玄鳥在曲"而云"謂葛天氏八闋之歌，中有玄鳥之歌也。樂府篇云'淫辭在曲，'文例正同。"環案趙說是也。"氏"字蓋後人據呂氏春秋古樂篇妄加。"云"字，蓋"玄"字之誤而衍者。唐寫本之無"天"字，蓋誤挩也。

○呂氏春秋古樂篇云"昔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。(高注云'葛天氏，古帝名。投足，猶蹀足。闋，終。環案"操"乃"操"之

俗變。）一曰載民，二曰玄鳥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奮五穀，五曰敬天常，六曰達帝功，七曰依地德，八曰總萬物之極。（高注云"一作禽獸之極。上皆樂之八篇名也。）"詹鍈云"操牛尾投足以歌，確有古代形式。至於八闋內容，則不可考。載民或卽生民，見於大雅；玄鳥見於商頌，'德''功'等詞俱後記，其非遂古歌曲，昭然可見。"

黃帝雲門，理不空綺。

△唐寫本"綺"作"絃"，當從之。黃叔琳云"綺，朱云當作絃。"范文瀾云"唐寫本作理不空絃，是。詩譜序正義'大庭有鼓籥之器，黃帝有雲門之樂，至周尙有雲門，明其音聲和集。旣能和集，必不空絃，絃之所歌，卽是詩也。'案正義必不空絃之語，卽本彥和，是作綺者誤也。"

○周禮春官大司樂"以樂舞敎國子，舞雲門大卷"鄭注云"黃帝曰雲門大卷。黃帝能成名萬物，以明民共財，言其德如雲之所出，民得以有族類。"又大司樂有云"乃奏黃鍾，歌大呂，舞雲門，以祀天神。"○黃侃云"理不空絃者，以其旣得樂名，必有樂詞也。"環案理，謂審其成樂之義也。空絃，謂無歌之樂也。

至堯有大唐之歌，舜造南風之詩，觀其二文，辭達而已。

△黃叔琳云"唐一作章。"唐寫本作章。黃侃云"尙書大傳云'執事還歸，二年讌然，乃作大唐之歌。'鄭注曰：'大唐之歌，美堯之禪也。'據此文，是大唐乃舜作以美堯，則作大章者爲是。"范文瀾云"禮記樂記'大章，章之也。'鄭注'堯樂名也。言堯德章明也。周禮闕之，或作大卷。'尙書大傳'讌然乃作大唐之歌。樂曰，舟張辟雍，鵠鵠相從，八風回回，鳳皇喈喈。'鄭注'堯猶灼也。大唐之歌，美堯之禪也。'案大唐乃舜美堯禪之歌，不得云堯有，似當作大章爲是。然鄭注樂記大章，已云周禮闕之。彥和所見，當卽尙書大傳大唐之歌，行文偶誤耳。"環案此疑以作"大唐"爲是。雖如鄭注所云，美堯之禪位，尙係堯時之事也。至堯有大唐之歌，謂至堯時出大唐之歌也。勰所見大唐之歌辭，蓋尙書大傳所載之

文，正如范說。惟不可云“行文偶誤”耳。且審大唐之歌數句，正如勰所云“辭達而已。”今傳南風之歌亦然。唐寫本“唐”作“章”，疑不解此義而意改。△御覽五八六引“舜”作“虞”。楊明照云“上言堯，下言虞，不相倫比，御覽所引非是。”環案虞亦指舜，惟唐寫本既作“舜”，則作“虞”之本，蓋聯想而誤也。△唐寫本“辭”作“詞”，御覽引同。案詞、辭古通。惟此文蓋用論語語，則當以作“辭”爲是。

○禮記樂記云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風。”鄭注云“南風，長養之風也，以言父母之長養己，其辭未聞也。”孔疏云“南風，詩名，是孝子之詩，長風長養萬物，而孝子歌之，言己得父母生長，如萬物得南風生也。舜有孝行，故以此五弦之琴，歌南風之詩，而敎天下之孝也。此詩今無，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。”又云“聖徵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‘昔者舜彈五弦之琴，其辭曰：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慍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鄭云其辭未聞，失其義也。’今案馬昭云‘家語，王肅所增加，非鄭所見，又尸子，雜說，不可取證正經，故言未聞也。”崔述唐虞考信錄云“俗傳南風之歌云云。余按賡載之歌，詞渾厚而意深遠。此歌則詞露而意淺，聲曼而力弱，不類唐虞時語，蓋後世工於琴者所擬作。且所謂‘歌南風’者，謂其聲之協於南風耳，傳所稱‘節八音而行八風’是也，非其詞之爲南風也。遂以南風爲歌，亦屬附會。”本書時序篇云“有虞繼作，政阜民暇，薰風詩於元后，爛雲歌於列臣。”鍾嶸詩品序云“昔南風之辭，卿雲之頌，厥義夐矣。”○論語衛靈公篇云“子曰：辭達而已矣。”集解引孔注云“凡事莫過於實。辭達則足矣，不煩文豔之辭。”此云“辭達”，蓋無文飾之意，猶云質樸耳。

及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；太康敗德，五子咸怨。順美匡惡，其來久矣。

△玉海二九、一六〇引“九序”並作“九敘”。案序借爲敍。敍、叙正俗字。△御覽一八六引“太”誤“少”。△唐寫本“怨”作“諷”，御覽引同。楊明照云“諷字是。上云歌，此云諷，文本相對爲義。故下言順美匡惡也。

傳寫者 蓋泥於僞五子之歌文而改耳。”（尙書僞五子之歌有云“五子感怨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”）環案作“怨”亦可與“歌”相對爲義。惟此作諷義長，音節亦佳。廣雅釋詁四云“諷，諫也。”上言歌樂，此言諷諫，有順美匡惡之義。

○尙書僞大禹謨云“禹成厥功。”又云“禹曰：於，帝念哉！德惟善政，政在養民。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惟修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惟和。九功惟叙，九叙惟歌。”僞孔傳云“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，皆可歌樂，乃德政之致。”蔡傳云“叙者，言九者各順其理，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。歌者，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。”本書原道篇云“夏后氏興，峻業鴻績，九序惟歌，勳德彌縟。”時序篇亦云“至大禹敷土，九序詠功。”○尙書僞五子之歌云“太康失邦，昆弟五人須于洛汭，作五子之歌。”其載五子之歌如下：其一曰：“皇祖有訓，民可近，不可下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愚夫愚婦，一能勝予，一人三失，怨豈在明。不見是圖，予臨兆民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，爲人上者，奈何不敬。”其二曰：“訓有之：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彫牆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”其三曰：“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，亂其紀綱，乃底滅亡。”其四曰：“明明我祖，萬邦之君。有典有則，貽厥子孫。關石和鈞，王府則有。荒墜厥緒，覆宗絕祀。”其五曰：“嗚呼曷歸，予懷之悲。萬姓仇予，予將疇依。鬱陶乎予心，厚顏有忸怩。弗愼厥德，雖悔可追。”（環案可，猶何也。）本書才略篇有云“五子作歌，辭義溫雅。”○孝經事君章云“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。”注云“君有美善，則順而行之。君有過惡，則正而止之。”詩譜序云“論功頌德，所以將順其美，刺過譏失，所以匡救其惡。”○詹鍈云“尙書堯典，近人考證，以爲源出晚周，非虞舜時代之作。然自鄭玄以還，歷代學人每喜於載籍搜羅實例，以見虞舜之前已有詩篇。彥和所據，若呂氏春秋、周禮、古文尙書、莊子天下篇、孔子家語等，書皆晚出，將焉取證。但疑古之風，仿自淸人，彥和遠在齊梁，固無從辨其眞僞也。”

自商暨周，雅、頌圓備，四始彪炳，六義環深。

△鈴木虎雄云“‘圓’疑‘周’字訛。”環案圓有周義，與下文周字互用。詩商頌長發“幅幎既長”鄭箋云“圓，謂周也。”且劉勰喜用“圓”字，散見諸篇，更無容改爲周矣。斯波六郎亦有此說云“‘圓備’一語，見文鏡秘府論南‘理貴於圓備，言資於順序。”

○雅頌，猶云風雅頌也。○四始，編詩時所設之條例，說詳宗經篇。○毛詩大序云“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”孔疏云“風雅頌者，詩篇之異體；賦比興者，詩文之異辭耳。大小不同，而得並爲六義者，賦比興是詩之所用，風雅頌是詩之成形，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稱爲義，非別有篇卷也。”左昭十六年傳“環而堙之及泉”杜注云“環，周也。”范文瀾云“六義環深，猶言六義，周密而深厚也。”

子夏監絢素之章，子貢悟琢磨之句。故商、賜二子，可與言詩。

△唐寫本“監”作“鑒”，御覽引同。案監、鑒古通。△御覽引“與”作“以”。案以、與同義。△唐寫本“詩”下有“矣”字。案有“矣”字，於文較優，當從之。

○詩小雅節南山“何用不監。”毛傳云“監，視也。”論語八佾篇云“子夏問曰：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，何謂也？’子曰：‘繪事後素。’曰：‘禮後乎？’子曰：‘起予者，商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’集解引孔注云“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，可與共言詩。”○論語學而篇云“子貢曰：‘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’子曰：‘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［道］，富而好禮者也。’子貢曰：‘詩云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」其斯之謂與。’子曰：‘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而知來者。’集解引孔注云“能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者，能自切磋琢磨。”○環案此文述孔門之詩教。

自王澤殄竭，風人輟采。春秋觀志，諷誦舊章，酬酢以爲賓榮，吐納而成身

文。

△唐寫本“殄”作“㢘”，御覽引作“弥”。楊明照云“唐本作彌，御覽五八六引作弥。按彌，簡書作弥，殄，又作㢘，其形甚近，每易淆誤；此當以作彌爲是。”王利器校云“御覽作‘彌’，此俗書形近之誤。”環案楊氏失檢，又其說非是。殄竭，複語，猶云，盡也。爾雅釋詁云“殄，盡也。”廣雅釋詁一云“竭，盡也。”“㢘”，“殄”之俗書，唐寫本缺一畫，蓋筆勢使然也。御覽引作“弥”，蓋形近而誤也。△唐寫本“輟采”作“掇彩”。案輟、掇並諸叕聲，本可通用。惟此作“掇”，恐是誤字。采、彩，古今字。惟此作“彩”則義不可通。采卽今採字，此謂採詩也。△御覽引“諷”上有“以”字。案御覽引亦有“以”字，蓋涉下文而衍。△唐寫本“爲”作“成”。案爲、成同義。惟此作“成”，與下文複，蓋涉下文而誤。△王利器校云“宋本御覽‘身’作‘聲’，誤。左僖二十四年傳：‘言，身之文也。’此彥和所本。”環案“身”之作“聲”，蓋音近而誤也。

○文選班固兩都賦序云“昔成、康沒而頌聲寢，王澤渴而詩不作。”李注云“作詩稟乎先王之澤，故王澤渴而詩不作。”孟子離婁下云“孟子曰：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”趙注云“王者，謂聖王也。太平道衰，王迹止熄，頌聲不作，故詩亡。”○風人，詩人也。趙岐孟子題辭云“有風人之託物，二雅之正言。”然此云風人，蓋指采詩之官而言。輟，止也。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詩序云“故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○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叙云“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，以微言相感，當揖讓之時，必稱詩以諭其志，蓋以別賢不肖，而觀盛衰焉。故孔子曰：不學詩，無以言也。”環案諷誦舊章，謂不作新詩，而止於諷誦舊來之篇章也。左襄二十七年傳云“鄭伯享趙孟于垂隴，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產、子大叔、二子石從。趙孟曰：‘七子從君以寵武也。請皆賦以卒君貺。武亦以觀七子之志。”又云“卒享，文子告叔向曰：‘伯有將爲戮矣。（

環案上文云‘伯有賦鶉之賁賁。’）詩以言志。志誣其上，而公怨之，以爲賓榮，其能久乎？幸而後亡。”○吐納，說詳宗經篇疏證。此云吐納，蓋謂諷誦舊章，因以觀志也。成身文，謂完成己身之文彩也。

逮楚國諷怨，則離騷爲刺。

○諷怨，謂諷誦以表出怨悱之情也。史記屈原傳云“屈平之作離騷，蓋自怨生也。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”案此卽劉勰所本。刺，諷刺也。

秦皇滅典，亦造仙詩。

△玉海五九引“仙”作“僊”。王叔岷先生云“下文‘詩雜仙心，’唐寫本亦作‘僊’。僊、仙，古今字。”

○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條有云“使博士爲仙眞人詩。及行，所游天下，傳令樂人謌弦之。”范文瀾云“仙眞人詩不傳。智匠古今樂錄，秦始皇祠洛水，有黑頭公從河中出，呼始皇曰來受天寶。乃與羣臣作歌曰：洛陽之水，其色蒼蒼，祠祭大澤，倏忽南臨，洛濱醊禱，色連三光。’此詩既出附會，亦非仙眞人詩。”

漢初四言，韋孟首唱，匡諫之義，繼軌周人。

△何允中本等“人”作“文”，蓋涉上下文而誤。

○漢書韋賢傳云“韋孟，家本彭城，爲楚元王傅，傅子夷王及孫王戊。戊荒淫不遵道，孟作詩諷諫，後遂去位，徙家于鄒，又作一篇。”又載其諫詩及在鄒詩二篇而云“孟卒于鄒。或曰，其子孫好事，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。”周人，謂詩經中周代詩人。諫詩有云“如何我王，不思守保，不惟履冰，以繼祖考。邦事是廢，逸遊是娛，犬馬繇繇，是放是驅。務彼鳥獸，忽此稼苗，烝民以匱，我王以媮。所弘非德，所親非俊，唯囿是恢，唯諛是信。瞰瞰諂夫，咢咢黃髮，如何我王，曾不是察。旣藐下臣，追欲從逸，嫚彼顯祖，輕茲削黜。嗟嗟我王，漢之睦親，曾不夙夜，以休令聞。”

孝武愛文，柏梁列韻，嚴、馬之徒，屬辭無方。

△唐寫本"辭"作"詞"，御覽引同。案以作"辭"爲是。

○藝文類聚五六引栢梁臺詩，有序云"漢孝武皇帝元封三年，作栢梁臺，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者，乃得上坐。"又見古文苑八。顧炎武於日知錄二一辨栢梁臺詩爲後人擬作，爲說精確。近人丁福保於其所編全漢詩栢梁詩後斥顧說，然其所論但及人名，未至辨駁顧氏所證栢梁詩所載官名更立之先後。丁說不足取。詹鍈云"聯句中如'三輔盜賊天下危（左馮翊盛宣）''外家公主不可治（京兆尹）''翳妃女脣甘如飴（郭舍人）'，或則危言聳聽，或則褻瀆至尊，詎得於帝前公然賦之？其中'枇杷橘栗桃李梅（太官令）'全爲名詞疊而成，此等句法似出於史游急就篇。又宋武帝時有華林都亭曲水聯句純效柏梁之體而成。意者此篇或亦漢魏間人之所爲歟？"○范文瀾云"漢書藝文志屈原賦類有莊夫子賦二十四篇。(莊夫子即嚴忌）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。"斯波六郎云"范注以嚴爲嚴忌，蓋襲梅慶生本注，然其說難遽從。嚴恐是嚴助。漢書嚴助傳有云'郡擧賢良對策百餘人，武帝善助對，緣是獨擢助爲中大夫，時得朱買臣、吾丘壽王、司馬相如、主父偃、徐樂、嚴安、東方朔、枚臯、膠倉、終軍、嚴葱奇等，並在左右。…其尤親幸者，東方朔、枚臯、嚴助、吾丘壽王、司馬相如。'又東方朔傳亦有云'是時朝廷多賢才，上復問朔，方今公孫丞相、兒大夫、董仲舒、夏侯始昌、司馬相如、吾丘壽王、主父偃、朱買臣、嚴助、汲黯、膠倉、終軍、嚴安、徐樂、司馬遷之倫，皆辯知閎達，溢于文辭，先生自視，何與比哉。'與司馬相如併擧者，嚴助，非嚴忌。加之，據鄒陽傳、司馬相如傳只云嚴忌仕吳、梁，無云仕漢武；據地理志以嚴忌之揚名，爲文、景時之事。"環案"嚴馬之徒"，蓋指漢武帝之諸多賦家而言，非止嚴馬二人也。○禮記經解"屬辭比事"鄭注云"屬，合也。"此云屬辭，蓋指作歌詩而言。詹鍈云"禮記檀弓'左右就養無方'鄭注'方，猶常

也。’無方謂無常也。”環案詹說是也。本書通變篇“夫設文之體有常，變文之數無方。何以明其然耶？凡詩賦書記，名理相因，此有常之體也。文辭氣力，通變則久，此無方之數也。名理有常，體必資於故實，通變無方，數必酌於新聲。”“有常”與“無方”對用，是無方謂無常之證。詹鍈又考漢書禮樂志、佞幸傳及本書樂府篇云“今傳郊祀歌十九章，當卽司馬相如等所爲。其中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七言皆有，又或一章中諸言長短錯落，故曰‘無方’。彥和之意以爲西漢有四言詩，如韋孟諷諫；有七言詩，如柏梁聯句；有長短雜言，如嚴馬諸遺什。”

至成帝品錄，三百餘篇，朝章國采，亦云周備。而辭人遺翰，莫見五言，所以李陵、班婕妤，見疑於後代也。

△御覽引“辭”作“詞”。案以作“辭”爲是。△唐寫本無“妤”字，御覽引同。案有“妤”字較佳。△唐寫本“疑”作“儗”，御覽引同。王利器校云“宋書顏延之傳，延之庭誥云‘逮李陵衆作，總雜不類，元是假託，非盡陵制。’則‘疑’讀作‘儗’，亦通。環案儗、疑同義。荀子儒效篇“無所儗悠”楊注云“疑讀爲儗。”

○漢書藝文志序云“至成帝時，以書頗散亡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。”又詩賦略云“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八篇。”○朝章國采，章、采互用，采亦章也；此謂朝廷與郡國有文彩之詩篇也。○辭人，謂知名之文人也。文選劉楨公讌詩“投翰長歎息”李注云“翰，筆毛也。”遺翰，猶云遺作也。

○范文瀾云“彥和之意，似謂三百餘篇中不見著名文士作五言詩，非謂三百餘篇無一五言詩也。採自民間之歌謠，非辭人所作，而儘多五言，彥和殆未嘗疑之也。”詹鍈云“蓋五言起自民間，歌謠樂府，所用爲多。文人學士，每鄙其體，縱有試作，亦不自居其名。”又云“如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，除‘寧不知’三字外，通體皆五言，而延年卽出倡家。爰逮季漢，五言流行旣久，文士遂多仿作矣。”○丁福保所編全漢詩二有李陵五言詩

十一首。"雙鳧"詩舊傳爲蘇武作，實亦爲陵詩，說詳拙文鍾嶸詩品校證導言貳。駱鴻凱文選學云"此外如三良詩注及安陸王碑注並引李陵詩曰：'嚴父潛長夜，慈母去中堂。'王明君辭注引李陵詩曰：'行行且自割，無令五內傷。'陸士衡擬古詩注引李陵詩曰：'招搖西北馳，天漢東南流。'江文通雜體詩注引李陵詩曰：'何以慰我心。'與孫皓書注及檄豫州注並引李陵詩曰：'幸託不肖軀，且當猛虎步。'皆古文苑所未載，不知從何處採取。"環案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晉灼云"李陵與蘇武書云：'相競趨蹛林。'"書蓋詩之誤。此李陵逸詩中逸句也。○鍾嶸詩品序云"逮漢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"又同上云"漢都尉李陵詩，其源出於楚辭。文多悽愴，怨者之流。陵，名家子，有殊才；生命不諧，聲頹身喪。使陵不遭辛苦，其文亦何能至此。"御覽五八六引顏延年庭誥云"逮李陵衆作，總雜不類，元是假託，非盡陵製。至其善篇，有足悲者。"環案所謂"非盡陵製"，則顏氏亦信有陵所製者矣。○文選二七載班婕妤怨歌行一首。詩品上云"漢婕妤班姬詩，其源出於李陵，團扇短章，辭旨清捷，怨深文綺，得匹婦之致。侏儒一節，可以知其工矣。"環案總以前人疑班姬詩之文無從稽考。○此云"所以見疑於後代，"蓋指出疑李班兩人五言詩之見解，據下文云"閱時取證，則五言久矣，"則似信李、班兩人詩非出於僞託也。○黃侃詩品講疏云"五言之作，在西漢則歌謠樂府爲多，而辭人文士猶未肯相率模效。李都尉，從戎之士；班婕妤，宮女之流。當其感物興歌，初不殊於謠諺。然風人之旨，感慨之言，竟能擅美當時，垂範來世，推其原始，故亦閭里之聲也。"

按召南行露，始肇半章。

△御覽引"召"作"邵"，古通。

○王叔岷先生云"始，猶已也。"環案陶淵明全集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有云"果菜始復生，驚鳥尚未還，"始亦猶已也，與此文始字同義。○環案召南行露後二章前四句爲五言，故云始肇半章。○環案小雅北山末章

，大雅綿末章，並全章五言。本書章句篇云“五言見於周代，行露之章是也。”劉勰或以爲行露之作先大、小雅諸篇歟？詹鍈據大雅綿末章謂“通體五言，彥和蓋未之察，”恐未必然也。

孺子滄浪，亦有全曲。

○孟子離婁上云“有孺子歌曰：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楚辭漁父亦引此歌，惟取義與孟子不同。詹鍈云“歌中雖有‘兮’字，實以‘清’‘纓’‘濁’‘足’爲韻，故以爲全曲五言。”環案鍾嶸詩品序云“楚謠曰，名余曰正則，”略則下兮字不言，蓋亦此理。

暇豫優歌，遠見春秋。

○國語晉語二云“優施起舞，謂里克妻曰：‘主孟略我，我教茲暇豫事君。’乃歌曰：‘暇豫之吾吾，不如鳥烏。人皆集於苑，己獨集於枯。’”環案“不如鳥烏”句，勰所見或爲五字，今脫其一也。疑“不”上脫“曾”字。韋昭注云“其智曾不如鳥烏也。”似所見本有“曾”字。先秦古籍喜用曾不如三字。莊子外物篇云“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。”論語八佾篇云“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。”並其例。

邪徑童謠，近在成世。

○漢書五行志七中之上云“成帝時謌謠又曰：‘邪徑敗良田，讒口害善人。桂樹華不實，黃爵巢其顛。故爲人所羨，今爲人所憐。’”

閱時取證，則五言久矣。

△唐寫本“證”作“徵”，御覽引同。證、徵同義。

又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。其孤竹一篇，則傅毅之詞。比采而推，兩漢之作乎。

△唐寫本“采”作“彩”。采、彩，古今字。黃叔琳校云“采一作類。”環案作類，蓋聯想習用語而誤，或後人所改。△唐寫本“兩”上有“故”字，御覽引有“固”字。案有固字，文義較優，當從之。故，猶固也。△唐寫本“乎”作“也”。案也，猶乎也。

○謝眺入朝曲云"江南佳麗地。"○鍾嶸詩品序云"古詩眇邈，人世難詳。推其文體，固是炎漢之製，非衰周之倡也。"文選二九古詩一十九首李注云"五言，並云古詩，蓋不知作者。或云枚乘，疑不能明也。詩云'驅馬上東門，'又云'遊戲宛與洛，'此則辭兼東都，非盡是乘明矣。"環案"非盡是乘"，與上所引顏延之庭誥所謂"非盡陵製"，同旨，蓋謂十九首中有乘所作者也。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詩九首，其八首在文選古詩十九首中。黃侃云"孝穆撰詩，但以十九首有乘所作，亦因其餘句多與時序不合爾。"○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之第七首"冉冉孤生竹"，蓋此所云"孤竹一篇"也。傅毅，字武中，後漢明、章時人。案總時有明據，故以孤竹一篇斷爲傅毅之詞。此云詞，猶今所云作品也。○劉永濟云"舍人論古詩十九首，有'比采而推，固兩漢之作乎'一語，似謂十九首內有西京之作。然曰:'或稱枚叔，'曰:'比采而推'，則亦未定之詞，特推測如是耳。"又云"紬繹其旨（環案鍾嶸評古詩語，）亦未嘗定以爲有西京之作也。"環案鍾、劉兩家，並以古詩爲兩漢之作，此最當留意者。鍾氏據"文體"推之，劉氏據"文采"比之，則合"文體"、"文采"而觀之，古詩皆當爲兩漢之作也。

觀其結體散文，直而不野，婉轉附物，怊悵切情，實五言之冠冕也。

△唐寫本"觀"誤"親"。△王利器校云"唐寫本'婉'作'宛'。"環案據饒宗頤教授影印大英博物院藏唐寫文心雕龍殘本，字作"婉"，未知王氏失檢，或其所見本有異也。△御覽引"怊"作"惆"。案惆，召，一聲之轉，古多通用。詩品下毛伯成詩評語有云"伯成文不全佳，亦多惆悵。"與此作"惆悵"同例。

○文選陶淵明雜詩（飲酒五）"結廬在人境"李注云"結，猶構也。"案結體，謂結構之體裁也。廣雅釋詁三云"散，布也。"范文瀾云"散文，猶言敷文。"環案散文，謂敷布之文采也。本書詮賦篇云"鋪采摛文"，此篇云"舒文載實"，散文與摛文、舒文並異名而同實。○直，謂直述。謝

榛四溟詩話云“古詩十九首，平平道出，且無用功字面，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，略不作意。如‘客從遠方來，寄我雙鯉魚。呼童烹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。’是也。”荀子禮論云“事生不忠厚、不敬文，謂之野。”野與文相對。此云野，蓋謂無文采也。詩品上左思詩評語有云“野於陸機，”與此野字同義。直述之言，易涉無文。古詩之佳者，皆直而不野，其例不勝枚舉。如十九首之第二青青河畔草一首，蓋其尤者也。紀昀評云“直而不野，括盡漢人佳處。”○文選潘岳射雉賦“婉轉輕利”李注云“婉轉，綢繆之稱。”亦作宛轉，謂委宛隨順也。詩小雅角弓“如塗塗附”毛傳云“附，著也。”附與下句切互文。婉轉附物，言表現委宛隨順，與所述事物之眞狀密着無間也。詹鍈云“‘附物’者，蓋謂古詩善用比興。”環案此云附物，不限於比興，蓋言表現之逼眞也。詹說未愜。○楚辭七諫謬諫“然怊悵而自悲”王注云“怊悵，恨貌也。”後漢書襄楷傳“切執法”李注云“切爲迫近也。”此云切，有密合之義。怊悵切情，謂情調惆悵，與所述事義之眞情密合無間也。陳繹曾詩譜云“十九首，情眞，景眞，事眞，意眞。”○本書才略篇有云“七子之冠冕乎。”詩品序云“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”○詩品上云：“古詩，其體源出於國風。陸機所擬十四首，文温以麗，意悲而遠，驚心動魄，可謂幾乎一字千金。其外‘去者日以疎’四十五首，雖多哀怨，頗爲總雜。舊疑是建安中曹、王所製。‘客從遠方來’、‘橘柚垂華實’，亦爲警絶矣。人代冥滅，而清音獨遠，悲夫。”劉、鍾兩家並極力推崇古詩，惟鍾氏立論，重在鑑賞詩境，劉氏立論，重在剖析文理，此則殊致耳。

至於張衡怨篇，清典可味，仙詩緩歌，雅有新聲。

△唐寫本“於”作“如”。案如，猶於也。（說見經傳釋詞七。）△黃叔琳校云“典一作曲，從紀聞改。”紀昀云“是‘清曲’。‘曲’字作婉字解。”楊明照云“黃改是也。唐本及御覽五八六，玉海五九引，並作典。陸士衡集遂志賦：‘思玄精練而和惠，欲麗前人，而優游清典，漏幽通矣

。’亦以清典連文。”王叔岷先生云“明嘉靖本典作曲，明馮惟訥古詩紀別集一引同。玉海引作典，曲乃典之壞字。”環案當以作典爲正。詩品中鮑照詩評語有云“貴尙巧似，不避危仄，頗傷清雅之調。”清典與清雅同義。

○環案清典，猶云清麗典雅也。詩品中應璩詩評語云“華靡可諷味焉。”今傳張衡詩，五言止有同聲歌一篇。所傳怨篇，乃是四言。范文瀾云“怨詩四言，義極典雅。”環案上下文所論皆指五言，則此所謂怨篇，與下所謂仙詩，疑皆指張衡之五言詩而言，或並失傳，亦未可知。下文所云“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爲本。…故平子得其雅，叔夜含其潤云云”乃討論四、五言正體流調之別，似與此專論五言無涉。○黃叔琳注仙詩緩歌引張衡同聲歌“素女爲我師，儀態盈萬方。衆夫所希見，天老教羲皇”四句。紀昀評云“仙詩緩歌，今已無考，不得以素女天老字，附會仙字。”環案紀說較嚴。蓋別有張衡仙詩緩歌也。雅，猶極也。（見助字辨略三。）本書通變篇云“通變無方，數必酌於新聲。”韓非子十過篇云“夜深聞鼓新聲者而說之。”漢書李延年傳云“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，爲之新聲曲。”環案韓非子、漢書所云新聲，蓋指樂歌而言。此云新聲，謂詩歌新穎之聲調。詩品上謝靈運詩評語有云“麗典新聲絡繹奔會”。又此篇下文謂宋初文詠“辭必窮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競也。”劉勰特標新辭新聲言之，體性篇又標新奇一體，蓋與當時崇新之風尙有密切之關係也。

暨建安之初，五言騰踊。文帝、陳思，縱轡以騁節；王、徐、應、劉，望路而爭驅。

△傳校元本等無“之”字。案唐寫本有“之”字。有之字較佳，當從之。△唐寫本“踊”作“躍”。御覽五八六，玉海五九引並作“踴”。楊明照云“躍，踴通用。以宗經篇‘百家騰躍’，總術篇‘義味騰躍而生’，例之，此當以作躍爲是。其作踊者，殆踴之殘歟？”環案踊、躍，一聲之轉，並訓跳。惟此作躍是舊本。踴乃踊之或字也。

○騰躍，用引申義，謂大盛也。○淮南子主術篇“執節於掌握之閒”高注云“節，策也。”縱轡以騁節，謂以全逸馳驅，喻專力於五言詩也。○魏文帝曹丕，字子桓；其弟陳思王植，字子建，並爲建安詩壇之中心人物。本書才略篇云“魏文之才，洋洋清綺，舊談抑之，謂去植千里。然子建思捷而才儁，詩麗而表逸；子桓慮詳而力緩，故不競於先鳴，而樂府清越，典論辯要，迭用短長，亦無懵焉。但俗情抑揚，雷同一響，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，思王以勢窘益價，未爲篤論也。”環案鍾嶸於其詩品列文帝詩于中品，植詩于上品，而特尊植詩云“其源出於國風。骨氣奇高，辭彩華茂；情兼雅怨，體備文質；粲溢今古，卓爾不羣。嗟乎，陳思之於文章也，譬人倫之有周孔，鱗羽之有龍鳳，音樂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爾懷鉛吮墨之士，宜乎抱篇章而景慕，映餘暉以自燭。故孔氏之門如用詩，則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陽潘陸，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”評文帝詩云“其源出於李陵，頗有仲宣之體則。新歌百許篇，率皆鄙直如偶語。惟‘西北有浮雲’十餘首，殊美贍可翫，始見其工矣。不然，亦何以銓衡羣彥，對揚厥弟之美耶。”環案鍾評丕植，泛論其文學，嶸則主評兩人之五言詩，兩家所論，範圍雖有廣狹之不同，而對丕、植作品之長短，則並持公允之見。此非流俗所及也。○環案王粲、徐幹、應瑒、劉楨四人，皆有文名。詩品列王、劉于上品，徐于中品，應于下品，皆有評語。文選魏文帝典論論文云“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文舉，廣陵陳琳孔璋，山陽王粲仲宣，北海徐幹偉長，陳留阮瑀元瑜，汝南應瑒德璉，東平劉楨公幹，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，以此相服，亦良難矣。”范文瀾云“彥和望路而爭驅語本此。”○魏志王粲傳云“始文帝爲五官將，及平原侯植，皆好文學。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、廣陵陳琳字孔璋、陳留玩瑀字元瑜、汝南應瑒字德璉、東平劉楨字公幹，並見友善。”同評云“昔文帝、陳王，以公子之尊，博好文采，同聲相應。才士並出，惟粲等六人，最見名目。”本書時序篇云“自獻帝播遷，文學蓬

轉。建安之末，區宇方輯。魏武以相王之尊，雅愛詩章；文帝以副君之重，妙善辭賦；陳思以公子之豪，下筆琳瑯，並體貌英逸，故俊才雲蒸。”詩品序云“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篤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鬱爲文棟；劉楨、王粲，爲其羽翼。次有攀龍托鳳，自致於屬車者，蓋將百計。彬彬之盛，大備於時矣。”

並憐風月，狎池苑，述恩榮，敘酣宴。

○曹丕芙蓉池作：“乘輦夜行遊，逍遙步西園。雙渠相漑灌，嘉木繞通川。卑枝拂羽蓋，修條摩蒼天。驚風扶輪轂，飛鳥翔我前。丹霞夾明月，華星出雲間。上天垂光彩，五色一何鮮。壽命非松喬，誰能得神仙。遨遊快心意，保己終百年。”曹植侍太子坐：“白日曜青春，時雨靜飛塵（時一作微，靜一作淨。）寒冰辟炎景（景一作氣），涼風飄我身。清醴盈金觴，肴饌縱橫陳。齊人進奇樂（奇一作嘉），歌者出西秦。翩翩我公子，機巧忽若神。”王粲雜詩一：“吉日簡清時，從君出西園。方軌策良馬，並驅厲中原。北臨清漳水，西看柏楊山。回翔遊廣囿，逍遙波水間。”應瑒公讌：“巍巍主人德，佳會被四方。開館延羣士，置酒於斯堂。辨論釋鬱結，援筆興文章。穆穆衆君子，好合同歡康。保坐褰重帷，傳滿騰羽觴。”劉楨贈五官中郎將一：“昔我從元后，整駕至南鄉。過彼豐沛都，與君共翺翔。四節相推斥，季冬風且涼。衆賓會廣坐，明鐙燈炎光。清歌製妙聲，萬舞在中堂。金罍含甘醴，羽觴行無方。長夜忘歸來，聊且爲太康。四牡向路馳，歡悅誠未央（歡一作歎）。” 上擧諸作，並可佐證勰說。

△環案此四句概論建安詩人之共通題材也。

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；造懷指事，不求纖密之巧；驅辭逐貌，唯取昭晰之能。此其所同也。

△“晰”一作“哲”。王利器引徐云“當作‘晰’。” 環案哲乃晳之借字。晳乃晰之譌體。徵聖篇孫詒讓有說。徐說非也。

○段注本說文“忼，忼慨也。忼慨，壯士不得志於心也。”段注云“俗作

慷。戰國策'羽聲慷慨'，一本作忼。" 又"慨，忼慨也。" 段注云"忼慨，雙聲也。他書亦叚慷爲之，作忼慷。" 環案慷慨，謂意氣之激昂也。建安詩多慷慨字。茲舉數例如下：曹丕於譙作"慷慨時激揚，" 曹植贈徐幹"慷慨有悲心"，陳琳遊覽"慷慨詠墳經"，吳質思慕"慷慨自俛仰。" 戰國策燕策三有云"復爲慷慨羽聲，士皆瞋目，髮盡上指。" 任氣，猶云縱任意氣，謂從意氣之所往而不抑制也。梁書張纘傳引梁元帝追思張纘詩序云"簡憲之爲人也，不事王侯，負才任氣。見余則申旦達夕，不能已已。" 本書時序篇評建安諸家云"觀其時文，雅好慷慨，良由世積亂離，風衰俗怨，並志深而筆長，故梗概而多氣也。" 曹操父子、孔融、王粲諸人，詩多慷慨任氣，蓋亦時勢與遭遇使之然也。黃侃云"魏武諸作，慷慨蒼涼，所以收東漢音，振發魏響。" 李直方有文心明詩篇'慷慨以任氣'，說一文，專據此句發揮，可資參考。○樂府善哉行古辭有云"磊磊落落向曙星。" 磊磊落落，光明之貌。此云磊落，謂胸懷之光明坦白也。慷慨、磊落，並爲雙聲。'使'，亦有縱任義，與上句'任'互文。本書才略篇"阮籍使氣以命詩"，使氣，猶任氣也。使才，謂縱任才華也。才略篇有云"蕭文之才，洋洋清綺；" 又"子建思捷而才儁；" 又"仲宣溢才，捷而能密，" 皆言建安詩人之才。此云磊落以使才，言建安詩人，不斤斤於纖巧雕琢，但以眞率坦白之心，縱任才氣而作詩。詩品上評陸機詩有云"有傷直致之奇。" 直致之奇，正建安詩之特徵也。"慷慨以任氣，" "磊落以使才，" 並爲鍾嶸詩品序所云"建安風力" 之所由生也。○造懷，謂寫出心懷也。指事，謂指明時事也。蕭統陶淵明集序有云"語時事則指而可想。" 詩品中應璩詩評語有云"指事殷勤。" 黃侃云"其（環案指建安詩）稱景物則不尙雕鏤，叙胸懷則唯求誠懇。" ○驅辭，猶云遣辭也。逐貌，謂描寫形貌也。"不求纖密之巧，" "唯取昭晰之能，" 並爲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之結果也。○"此其所同也，" 謂上舉數事，蓋建安詩人共通之特徵，此外尙有各家相異之個性也。

乃正始明道，詩雜仙心。何晏之徒，率多浮淺。唯嵇志清峻，阮旨遙深，故能標焉。

△唐寫本“乃”作“及”，御覽引同，當從之。王利器校云“作‘乃’，與下文‘若乃’複矣。”案‘乃’乃‘及’之壞字。鈴本虎雄亦有說。△唐寫本“仙”作“僊”。案僊、仙，古今字。△汪本等“志”作“旨”。案唐寫本作“志”，是也。作“旨”，蓋涉下文而誤。△御覽引略“故能標焉”四字。

○正始，魏齊王芳年號，自公元二四〇年至二五二年之十四年。環案此云正始，蓋包括魏末晉初混亂期二十餘年而言，不止正始之十四年也。此時政亂俗澆，生命難保，士子競談黃老，逃避現實，詩篇亦不免受其影響。詹鍈云“時序篇：‘於時正始餘風，篇體輕淡。’按彥和此說，頗能體會正始風氣。蓋詩至正始，質文又變，淳樸過於建安，浸假而入玄理矣。”環案詹氏所云“淳樸於建安”，此語未當。蓋建安詩之淳樸，遠過於正始，謂正始詩浮淺寡味於建安則差可耳。黃侃詩品講疏引續晉陽秋云”正始中，王弼、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，而俗遂貴焉。”○何晏略傳，附在三國魏志曹眞傳末。案何晏字平叔，少以才秀知名，好莊老言，與夏侯玄等競事清談，士大夫效之，遂成一時風尚。晏作老子道德論、論語集解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。惟今傳晏詩，不過有擬古、失題各一篇，無浮淺語。詩品以何晏詩列入中品，云“平叔鴻鵠之篇，風規見矣。”所云鴻鵠之篇，蓋指其擬古一首。當時所流行何晏之徒浮淺之篇什，蓋皆失傳。詩品序云‘爾後陵遲衰微，迄於有晉。”所云爾後，乃建安以後，亦即正始期也。○魏志王粲傳有云“譙郡嵇康，文辭壯麗，好言老莊，而尚奇任俠，至景元中坐事誅。“裴注引魏春秋云”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，與之遊者，未嘗見其喜慍之色。與陳留阮籍，河內山濤，河南向秀，籍兄子咸，琅邪王戎，沛人劉靈相與友善，遊於竹林，號爲七賢。”文選向秀思舊賦序云“余與嵇康、呂安，居止接近，其人並有不羈之才。然嵇志遠而疏。”詩品中嵇

康詩評語云“頗似魏文，過爲峻切，訐直露才，有傷淵雅之致。然託諭清遠，良有鑒裁，亦未失高流矣。”詹鍈云“清謂清遠，峻指峻切。清遠爲一種空靈高潔之境界，可於‘贈秀才入軍十九首之十六’及‘酒會詩七首之一’兩詩中見之。至於峻切，可觀其幽憤詩。是篇爲康入獄時作，心境憤慨，情不能已，秉筆直書，故脫其清遠之氣，而入峻切一途。”環案清遠與峻切，不必截然分而爲二也。又此文所論，皆爲五言，而詹氏所舉，僅就四言而言。○魏志王粲傳有云“(阮)瑀子籍，才藻艷逸，而倜儻放蕩，行己寡欲，以莊周爲模則，官至步兵校尉。”詩品上阮籍詩評語云“其源出於小雅。雖無雕蟲之巧，而詠懷之作，可以陶性靈，發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內，情寄八荒之表。洋洋乎會於風雅，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致遠大。頗多感慨之辭，厥旨淵放，歸趣難求。顏延註解，怯言其志。”文選阮籍詠懷詩第一首李注引顏沈等注云“嗣宗身仕亂朝，常恐罹謗遇禍，因茲發詠，故每有憂生之嗟。雖志在刺譏，而文多隱避。百代之下，難以情測。故粗明大意，略其幽旨也。”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云“彥和所謂遙深，即[以]阮詩之旨言，非謂阮詩之體也。”○廣雅釋詁四云“標，著也。”著爲顯著，猶今語言特出也。劉師培云“詩品與彥和所評相近，亦嵇阮詩體不同之證也。要之，魏初詩歌漸趨輕靡，嵇阮矯以雄秀，多爲晉人所取法，故彥和評論魏詩，亦惟推重二子也。”

若乃應璩百一，獨立不懼，辭譎義貞，亦魏之遺直也。

△唐寫本“一”作“壹”，同。△御覽引“貞”作“具”。案具乃貞之壞字。玉海引作“正”，王利器校云“此避宋諱改。”環案貞、正義同。論說篇“必使時利而義貞”，亦義貞二字連用之例也。

○魏志王粲傳裴注引文章叙錄云“璩字休璉，博學好屬文，善爲書記。文、明帝世，歷官散騎常侍。齊王卽位，稍遷侍中。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，多違法度，璩爲詩以諷焉。其言雖頗諧合，多切時事，世共傳之。復爲侍中，典著作，嘉平四年卒，追贈衛尉。”文選二一載應璩百一詩一首，李注

引張方賢楚國先賢傳云"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，譏切時事，偏以示在事者，咸皆怪愕，或以爲應焚棄之，何晏獨無怪也。"李注又云"據百一詩序云，'時謂曹爽曰，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，安知百慮有一失乎？'百一之名，蓋興於此也。"環案以百一詩譏切時事，故云"獨立不懼"。易大過象辭云"君子以獨立不懼。"今傳應璩詩，丁福保全魏詩輯存百一詩三首（第一首卽文選所載，）雜詩三首(末首不全，）三叟一首。其他斷章零句尙頗有散見於類書中者。○詩品中云"魏侍中應璩詩，祖襲魏文，善爲古語。指事殷勤，雅意深篤，得詩人激刺之旨。至於'濟濟今日所，'華靡可諷味焉。"○魏之遺直，謂應璩之直如此，乃魏之遺風也。左昭十四年傳"仲尼曰：叔向，古之遺直也。"杜注云"言叔向之直，有古人遺風。"○本書才略篇云"休璉風情，則百壹標其志。"

晉世羣才，稍入輕綺，張、潘、左、陸，比肩詩衢。

△唐寫本"張潘左陸"作"張左潘陸"，御覽引同。楊明照云"時序、才略兩篇，並以左先於潘，此亦應爾。宋書謝靈運傳論：'潘陸特秀'；詩品上：'景陽潘陸，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'並以潘陸連稱"。環案作張左潘陸，音節較佳，當從之。

○稍入輕綺，謂比建安詩輕綺也。比肩，謂相抗衡也。漢書賈山傳有云"比肩而立。"比肩出處參看王叔岷先生顏氏家訓校注。本書時序篇云"晉雖不文，人才實盛。茂先搖筆而散珠，太冲動墨而橫錦；岳、湛曜聯璧之華，機、雲標二俊之采；應、傅三張之徒，孫、摯、成公之屬，並結藻清英，流韻綺靡。"詩品序云"太康中，三張、二陸、兩潘、一左，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興也。"鍾、劉兩家之意見，甚爲接近。

采縟於正始，力柔於建安；或析文以爲妙，或流靡以自妍，此其大略也。

△"采"一作"綵"。案采、綵，正俗字。△唐寫本"析"作"析"。案析、析，正俗字。

○宋書謝靈運傳論云"降及元康，潘陸特秀。律異班賈，體變曹王，縟旨星綢，繁文綺合。"○環案析文謂剖析文辭，趨於繁縟，如潘岳在懷縣作一"南陸迎脩景，朱明送末垂。初伏啓新節，隆暑方赫曦（一作羲）。朝想慶雲興，夕遲白日移。揮汗辭中宇，登城臨清池。涼飈自遠集，輕襟隨風吹。靈圃耀華果，通衢列高椅。瓜畎蔓長苞，薑芋紛廣畦。稻栽肅芊芊，黎苗何離離。虛薄乏時用，位微名日卑。驅役宰兩邑，政績竟無施。自我違京輦，四載迄于斯。器非廊廟姿，屢出固其宜。徒懷越鳥志，眷戀想南枝。"蓋所謂析文以爲妙之作也，與此析文爲妙之旨相符。本書麗辭篇云"至魏晉羣才，析句彌密，聯字合趣，剖毫析釐。"○環案流靡，謂流布華靡，趨於柔弱，如張華蕭史曲"蕭史愛長(一作少)年，嬴女吝童顏。火粒頗排棄，霞霧好登攀(一作霞好忽登攀)。龍飛逸(一作竟)天路，鳳起出秦關。身去長不返，簫聲時往還。"蓋所謂流靡以自姸之作也。顏延之庭誥有云"至于五言流靡，則劉楨、張華。"文鏡秘府論四聲論引沈約答甄公論有云"作五言詩者，善用四聲，則諷詠而流靡。"詩品論陸機、潘岳、張協、張華諸人詩，以貴綺錯，爛若舒錦，辭彩蔥蒨，務爲妍冶等語評之，蓋亦言其流靡自妍之一面也。詹鍈云"三張二陸兩潘之詩，雖綺靡豐縟，而氣象未見恢宏。彥和所評適得其分，若太冲之詩，雄健俊邁，又當別論矣。"環案劉勰以左思與潘、張、陸並舉，蓋連類及之，如本書才略篇云"左思奇才，…拔萃詠史。"則劉勰非不知太冲詩之雄健俊邁也。

江左篇製，溺乎玄風，嗤笑徇務之志，崇盛亡機之談。

△御覽引"乎"作"於"。案於，猶乎也。△唐寫本"嗤"作"羞"，御覽引同。案作羞，義亦可通。惟嗤笑爲六朝人習用之語，如本書知音篇云"於桓譚之徒，相顧嗤笑，"亦其例也。此文古本蓋作嗤笑。△唐寫本"徇"作"侚"，古通。△唐寫本"亡"作"忘"，御覽引同。案亡、忘，古通。惟此作忘是故書。○漢書賈誼傳，"貪夫徇財，列士徇名"顏注引臣瓚云"以身從物曰徇。"務，猶云世俗之事也。藝文類聚一二引干寶晉紀總論云

"學者目莊老爲宗，而黜六經。識者目虛薄爲辯，而賤名檢。行身者目放濁爲通，而狹節信。進仕者目苟得爲貴，而鄙居正。當官者目望空爲高，而笑勤恪。是目目三公目蕭抗之稱，標上議目虛談之名。劉頌屢言治道，傅咸每糾邪正，皆謂之俗吏。其倚杖虛曠，依阿無心者，皆名重海內。若夫文王曰昃不暇食，仲山甫夙夜匪懈，蓋共嗤點目爲灰塵而相詬病矣。"○莊子大宗師篇云"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"又天地篇云"功利機巧，必忘夫人之心。"○詩品序云"永嘉時，貴黃老，尙虛談。于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尙傳。孫綽、許詢、桓、庾諸公，詩皆平典，似道德論，建安風力，盡矣。"同下評王濟等詩云"永嘉以來，清虛在俗。王武子輩詩，貴道家之言。爰洎江表，玄風尙備。眞長、仲祖、桓、庾諸公猶相襲。世稱孫、許，彌善恬淡之詞。"宋書謝靈運傳論云"有晉中興，玄風獨振。爲學窮於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，馳騁文辭，義單乎此。自建武暨乎義熙，歷載將百，雖綴響聯辭，波屬雲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託意玄珠，遒麗之辭，無聞焉爾。"

袁、孫已下，雖各有雕采，而辭趣一揆，莫與爭雄。所以景純仙篇，挺拔而爲俊矣。

△唐寫本"辭"作"詞"，御覽引同。案此以作詞爲是。詞，猶云作品也。唐寫本"趣"作"輙"。案輙蓋趣之誤。趣與趨同。△唐寫本"俊"作"雋"，御覽引作"儁"。案俊、雋古通。儁與雋同。△"矣"一作"也"。案也，猶矣也。

○袁宏字彥伯，詩品中云"晉吏部郎袁宏詩：彥伯詠史，雖文體未遒，鮮明緊健，去凡俗遠矣。"許綽字興公，詩品評語見上。○詞趣一揆，謂袁、孫以下諸人之詩，皆趨於同一法度，言皆爲道家恬淡之詞也。○郭璞字景純，有遊仙詩。詩品序云"先是，郭景純用儁上之才，變創其體。"又同中云"晉弘農太守郭璞詩，憲章潘岳，文體相輝，彪炳可翫。始變永嘉平淡之體。故稱中興第一，翰林以爲詩首。但遊仙之作，辭多慷慨，乖

遠玄宗。而云‘奈何虎豹姿’，又云‘戢翼棲榛梗’，乃是坎壈詠懷，非列仙之趣也。”○挺拔，複語，謂特出也。說文云“俊，材(過)千人也。”

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

△“詠”一作“體”，涉下文而誤。又作“運”，蓋聯想而誤。△唐寫本“莊”作“嚴”，御覽引同。楊明照云“作嚴者，蓋涉漢諱而誤耳。”環案楊說是也。

○“宋初文詠”，猶云宋初詩作也。此云文詠，與上文篇製義同。詩品序有云“元嘉初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辭盛，富豔難蹤。”元嘉初，亦即宋初也。○體，詩之體裁也。因革，本義爲沿革。宋書武帝紀云“雖遭遇異塗，因革殊事，若乃興廢所階，異世一揆。”此云因革，蓋謂改革也。取義重在革字。○“莊老告退”，謂東渡以來風靡詩壇之玄風已過也。○說文云“滋，益也。”方滋，謂正盛也。紀昀評云“謝客爲之倡。”○王士禎云“詩三百五篇，于興觀羣怨之旨，下逮鳥獸之名，無弗備矣，獨無刻畫山水者。閱亦有之，亦不過數篇，篇不過數語，如漢之廣矣，終南何有之類而止。漢魏間詩人之作，亦與山水了不相及。迨元嘉間，謝康樂出，始創爲刻畫山水之詞，務清幽極渺，抉山谷水泉之情狀，昔人所云‘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’者也。宋齊以下，率以康樂爲宗。”詹鍈云“山水詩之發生，與莊老思想仍有關涉。蓋道家重理想，而絕對理想無從實現，求其近於理想者，唯有自然界之山水。且空言玄理，既不爲人所好，而絕對理想亦無從直接表現，必也寄托於物象，方可謂詩，故曰‘莊老告退，山水方滋’。重以江南佳麗之地，詩人放浪山林，漱流枕石，習染既久，刻畫自工，此亦有助於山水詩之形成也。”環案刻畫山水之風氣，於南渡世家大族子弟間早已興起，至元嘉初謝靈運集其大成，竟風靡一世。

儷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；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。此近世之所競也。

△御覽引“字”作“家”，蓋聯想而誤也。△唐寫本“貌”作“皃”。案

貌乃兒之詹文。今習用貌字。△御覽引"世"作"代"。 案世之作代，蓋襲唐人避太宗諱也。

○儷采，謂以有文采之語爲聯儷對偶也。百字之偶，謂雖至百字，皆成對偶也。詩品上謝靈運詩評語有云"麗典新聲，絡繹奔會。"麗、儷古通。○環案以奇警之句評詩之習，蓋亦自此時大盛。靈運之詩，雖於全篇之構成與意境，無如淵明渾成之美，然刻畫形貌聲色，以造句之奇警，加增其價。詩品上評其詩謂"名章迥句，處處間起，"蓋亦指此也。顏延之亦勤於練句，詩品中評其詩云"尙巧似，體裁綺密；情喻淵深，動無虛散，一句一字，皆致意焉。"南齊書文學傳論云"顏謝並起，乃各擅奇。"○環案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謂窮盡刻畫形貌之方法，寫出事物之內容也。本書物色篇有云"自近代以來，文貴形似。窺情風景之上，鑽貌草木之中；吟詠所發，志惟深遠；體物爲妙，功在密附。"○環案辭必窮力而追新，謂傾注全力而追求新奇之辭句也。本書定勢篇有云"自近代辭人，率好詭巧，原其爲體，訛勢所變，厭黷舊式，故穿鑿取新。察其訛意，似難而實無他術也，反正而已。"

故鋪觀列代，而情變之數可監；撮舉同異，而綱領之要可明矣。

△龍谿本"鋪"作"敷"。 案鋪、敷義同。惟此以作鋪爲正。本書封禪篇"鋪觀兩漢隆盛"， 亦作鋪觀。楊明照亦有說。△唐寫本"監"作"鑒"，御覽引同。案監、鑒古通。

○管子霸言篇"固其數也"注云"數，猶理也。"廣雅釋言云"數， 術也。"

○ 本書神思篇有云"情數詭雜，體變遷貿。"監與下文明同義。○撮舉，複語。

若夫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爲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淸麗居宗。

△黃叔琳校云"兩則字，從御覽增。"案唐寫本亦有兩"則"字。當以有兩則字爲是。

○本書章句篇云"至於詩頌大體，以四言爲正。"藝文類聚五六引摯虞文章流別論云 "雅音 文章流別論云"雅音之韻，四言爲正。其餘雖備

曲折之體，而非音之正也。”環案此云四言正體，謂五言風行以前之詩體，蓋以四言爲正也。廣雅釋詁二云“潤，飾也。”環案兩漢以來四言，多頌德勸戒之什，咸以典雅潤飾爲宗。詩品序有云“夫四言，文約易廣，取效風騷，便可多得；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習焉。”○流，猶變也。流與正對言，猶變與正對言。五言流調，謂五言爲當時之變調也。本書定勢篇有云“賦、頌、歌、詩，則羽儀乎清麗。”詩品序云“五言居文詞之要，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。故云會於流俗，豈不以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爲詳切者耶。”詹鍈云“魏晉以後，五言轉繁，至於齊梁，遂稱極盛。然詩體雖定，而評論之士，或眷戀故昔，不忍違棄。歷隋及唐，至開元間，李白尚有‘興寄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’（見孟棨本事詩）之說。蓋風雅之音，四言居多，故古人多日之爲正體。至語文隨時彼以演進，句讀亦由短而之長，亦勢所必至，無可避免。故後人寫景抒情，多驅遣五言，無復遵古製者矣。彥和此篇，雖二者並重，而正體流調之別，尚不無軒輊於其間也。”環案詹氏以語文之演進，論詩句長短之變，自屬一說。惟劉勰此說，考其文義，初無軒輕於四、五言之間。勰意謂傳統之正體四言則如彼，變調之五言則如斯而已。故下文云“華實異用，唯才所安”也。

華實異用，唯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，叔夜含其潤；茂先凝其清，景陽振其麗。兼善則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則太冲、公幹。

△唐寫本“含”作“合”，“凝”作“擬”，“振”作“震”，御覽引同。楊明照云“含、凝、振三字並是。文鏡秘府論論文意篇‘古人云……叔夜含其潤，茂先凝其清，景陽振其麗。’當即引此文。是空海所見，與今本正同。”環案合乃含之形誤。擬與凝，震與振，並古字通用。

○用，猶今語之作用。爾雅釋詁云“安，定也。”環案華實異用，唯才所安，謂辭華與情實之表現，於篇什異其作用；唯其作用則定於詩人之才性如何耳。○上文云“張衡怨篇，清典可味。”雅，猶典雅也。○上文云

"嵇志清峻"，此云"含其潤"，則潤蓋指其詩體而言，當與評志語有別。○禮記樂記"凝是精粗之體"鄭注云"凝，成也。"本書才略篇云"張華短章，奕奕清暢。"詩品中評張華詩云"文體華豔，興託不奇。巧用文字，務爲妍冶。"○振，猶云發揚也。本書才略篇云"孟陽景陽，才綺而相埒。"又時序篇"應傅三張之徒，並結藻清英，流韻綺靡。"詩品上評張協詩有云"其源出於王粲，文體華淨，少病累。又巧構形似之言。雄於潘岳，靡於太沖。風流調達，實曠代之高才。其辭彩蔥蒨，音韻鏗鏘，使人味之，亹亹不倦。"○御覽五八六引顏延之庭誥云"至於五言流靡，則劉楨、張華；四言側密，則張衡、王粲；若夫陳思王，可謂兼之矣。"宋書謝靈運傳論云"子建、仲宣，以氣質爲體，並標能擅美，獨映當時。"詩品上曹植詩評語見前。本書才略篇云"仲宣溢才，捷而能密，文多兼善，辭少瑕累。摘其詩賦，則七子之冠冕乎。"詩品序云"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爲輔。"同上評王粲詩云"其源出於李陵。善發愀愴之辭，文秀而質贏。在曹、劉間，別構一體。方陳思不足，比魏文有餘。"○曹丕與吳質書云"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。其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時人。"詩品上評劉楨詩云"其源出於古詩，仗氣愛奇，動多振絕；貞骨陵霜，高風跨俗。但氣過其文，雕潤恨少。然陳思已下，楨稱獨步。"本書才略篇云"左思奇才，業深覃思，盡銳於三都，拔萃於詠史，無遺力矣。"詩品上評左思詩云"其源出於公幹。文典以怨，頗爲精切，得諷諭之致。野於陸機，而深於潘岳。謝康樂嘗言'左太沖詩、潘安仁詩，古今難比。'"

然詩有恒裁，思無定位，隨性適分，鮮能通圓。若妙識所難，其易也將至；忽之爲易，其難也方來。

△唐寫本"通圓"作"圓通"，御覽引同，當從之。論說篇云"故其義貴圓通，"指瑕篇云"辭貴圓通，"並其例也。△唐寫本"之"作"以"，御覽引同。案之，猶以也。（說見經詞衍釋一。）△御覽引"來"下有"矣"字。案有矣字，於文較佳，當從之。

○廣雅釋言云"裁，制也。"案裁，猶云體制也。此云恒裁，蓋指四、五、七言等固定之體制而言。本書神思篇云"神思方運，萬塗競萌。"又云"寂然凝慮，思接千載；悄焉動容，視通萬里；吟咏之間，吐納珠玉之聲；眉睫之前，卷舒風雲之色，其思理之致乎。"○環案性，性情也；分，才分也。隨、適，互文。各人隨其性情與才分之所宜而爲詩，故難至圓通之域也。本書才性篇云"才有庸儁，氣有剛柔，學有淺深，習有雅鄭，並情性所鑠，陶染所凝。是以筆區雲譎，文苑波詭者矣。故辭理庸儁，莫能翻其才；風趣剛柔，寧或改其氣，事義淺深，未聞乖其學；體式雅鄭，鮮有反其習。各師成心，其異如面。"黃侃云"隨性適分四字，已將古今家數派別不同之故，包舉無遺矣。"○莊子寓言篇"九年而大妙"郭注云"妙，善也。"妙識，猶云善識也。惟此妙字，用爲副詞。方，猶將也。此文將、方互文。范文瀾云"國語晉語'文公謂郭偃曰：始也吾以治國爲易，今也難。對曰：君以爲易，其難將至矣；君以爲難，其易將至焉。'彥和語本此。"○本書體性篇有云"夫才有天資，學愼始習。斲梓染絲，功在初化；器成彩定，難可翻移。故童子雕琢，必先雅製，沿根討葉，思轉自圓。八體雖殊，會通合數。得其環中，則輻輳相成。故宜摹體以定習，因性以練才，文之司南，用此道也。"

至於三六雜言，則出自篇什；離合之發，則明於圖讖；回文所興，則道原爲始；聯句共韻，則柏梁餘製。巨細或殊，情理同致，總歸詩囿，故不繁云。

△汪本等"出自"作"自出"，誤倒。△唐寫本"明"上有"亦"字。案有亦字，與上下文例不符，蓋爲衍文。△唐寫本"明"作"萌"，御覽引同，當從之。廣雅釋詁一云"萌，始也。"△李詳云"梅慶生音注本云'宋賀道慶作四言回文詩一首，計十一句，四十八言，從尾至首讀亦成韻，而道原無可考，恐原爲慶字之誤。'案道慶之前，回文作者已衆，不得定原字爲慶字之誤。"環案王叔岷先生云"梅慶生音注本以道原爲宋賀道慶之誤。岷以爲晉竇滔妻蘇蕙(若蘭)以璇璣圖回文詩著稱。蕙乃蘇道賢第三

女，則其善回文詩，蓋由家學，竊疑道原爲道賢之誤。原、賢，草書相近。”武則天璇璣圖詩序載“璇璣圖詩，讀者不能悉通，蘇氏笑曰：‘裴徊宛轉，自爲語言。非我家人，莫能解之。”六語，可證蘇氏之善回文詩，正由於家學也。

○篇什，謂詩經之篇什也。三百篇中多三六雜言。本書章句篇云“尋二言肇於黃世，竹彈之謠是也；三言興於虞時，元首之詩是也；六言廣於夏年，洛汭之歌是也；五言見於周代，行露之章是也；六言七言，雜出詩騷，而［ ］體之篇，成於兩漢，情數運周，隨時代用矣。”藝文類聚五六引摯虞文章流別論云“古之詩，有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九言。古詩率目四言爲體，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。後世演之，遂目爲篇。古詩之三言者，振振鷺、鷺于飛之屬是也，漢郊廟歌多用之。五言者，誰謂雀無角，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，于俳諧倡樂多用之。六言者，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，樂府亦用之。七言者，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，于俳諧倡樂世用之。古詩之九言者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，不入歌謠之章，故世希爲之。”○離合詩，蓋析離二字之偏旁或其一部，以合成作者意中之一字，積累諸字而成詩。是一種文字遊戲也。諸家皆引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爲例。其初二句“漁父屈節，水潛匿方”，從漁字離魚字；次二句“興皆進止，出行施張”，從皆字離日字。讀者合魚日二字，則得魯字。此詩所離合，“魯國孔融文舉”六字也。○黃叔琳注云“孔子作孝經及春秋河洛成，告備於天，有赤虹下，化爲黃玉，長三尺，上刻文云：‘寶文出，劉季握，卯金刀在軫北，字禾子，天下服。’合卯金刀爲‘劉’，禾子爲‘季’也。”范文瀾云“緯書多言卯金刀以射劉字，又當塗高射魏字，（文選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注引保乾圖。）音之于射曹字。（南齊書祥瑞志引尚書中候。）”○李詳云“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云‘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。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，則道原爲始。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，溫嶠有回文詩，皆在竇妻前’。翁元圻注

引四庫全書總目，宋桑世昌回文類聚提要，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，回環讀之，無不成文，實在蘇蕙以前。”○環案聯句共韻，則柏梁餘製，謂數人以同韻聯句之作，承柏梁臺聯句之餘緒所製也。柏梁臺聯句，是人各一句。然後世所作，蓋數人輪次聯句爲常。○詹鍈云“王闓運八代詩選末卷爲雜體詩，內載離合詩、回文詩、聯句及其他遊戲詩篇甚多，可參閱。”

贊曰：民生而志，詠歌所含。興發皇世，風流二南。神理共契，政序相參。英華彌縟，萬代永耽。

○王叔岷先生云“而，猶有也。史記孝武本紀‘是時而李少君亦祠竈、穀道、卻老方見上。’而亦與有同義。”所，猶是也。（參看古書虛字集釋九。）民生而志二句，謂人生則有志，故自生民以來，已備有詠歌之理也。○皇世，三皇之世，謂上古也。興發皇世，謂詠歌之興感始自上古也。風流二南，謂風詩流行於二南之地也。○神，猶云神思；理，猶云情理也。神理共契，謂神思與情理相合爲一而成詩也。大唐、南風之詩，與政事有關，大禹成功，九序惟歌。政序相參，謂詩歌有參與政事、物序之實也。○英華彌縟，謂時代愈下，詩歌之華彩愈爲繁縟也。一切經音義二引國語注云“耽，嗜也。”萬代永耽，謂詩歌爲人所嗜，將永續不絕也。